

從叔本華到尼采

書在
林創

陳
銓
著

序言

林同濟

——我看尼采——

(一)

陳大銓先生寫完這本冊子，囑我作序，因為他曉得我生平是愛讀尼采的。

的確，人間三部書，我百讀不厭，是莊子的南華經，柏拉圖的共和國，尼采的薩拉圖斯達。莊子談自然，柏拉圖談正義，尼采談最高度生命力的追求。他們所談的問題不同，所以談的立場各異，但在他們各個的範圍內，都創出一家之說，蔚為千古不磨的奇書。

讀書難，讀奇書尤難。是那一位哲學家說的：真理如井水，許多人對它探看，只發見着自己的厥形。同樣的，奇書如井水，魔見其魔，神見其神。讀尼采而要真正得到其神處妙處，恐怕比莊子與柏拉圖，還需要有心約讀者！

陳先生以研究歐洲文學思想的老手寫了這本尼采的選要，大是快事！我只望下面所

說的話不至費蛇添足。

(二)

我覺得讀尼采，第一秘訣是要先把它當作藝術看！

尼采自己曾經如此說：「把我輩哲學家混做藝術家看，最是我輩感恩無既的。」Alois Richli 的評語却也有道理：尼采本人毋寧是一位藝術家被混作哲學家看。

事實是：尼采就同莊子柏拉圖一般，是頭等思想家，而期期也是絕等藝術天才。我們對尼采，應當以藝術還他的藝術，以思想還他的思想。據我個人的經驗，能夠儘先以藝術還他的藝術，我們不但可以了解他的藝術，並且對他的思想的了解，不曾也打閉了一條大門徑！

什麼叫做儘先以藝術還他的藝術呢？就是放開你腦筋中現有的一切問題，把尼采的寫作當作純藝術去欣賞，如同你欣賞漢文奇詞雜詩，貝多芬的交響曲一般。切勿話說：「藝術的美！」

審美並不是一種優閒懶散的消遣，它是真正的心血工夫。克洛齊說的好：審一個藝術作品之美即是對這個作品再度創造。這算是說，設身處地，儘你的才技所及，來體驗原作者從頭至尾的創造歷程，把那整個作品在你心目中重新創造一遍。關鍵尚不在能否與原作者的經驗完全相符（這是不可能的），關鍵乃在那體驗的尋求。體驗到那裏，便審美到那裏。體驗創造，這叫做真正審美。捨乎此，不足以談審美的三昧。

創造是人生最偉大的作用。一般創造之中，只有藝術創造，是無所爲而創造，總爲着創造而創造。它最可以表現生命力的本質，因爲它最能夠代表人們生命力自由，活躍，至誠成物的最高峯。審美就在體驗這個生命力的本質頂峯。它是一種創造的感召，而也就是創造的本身。審美與藝術創造，實質本一樣。所以，審美是進化的民族，其藝術創造的成績亦必進化，因爲推到底，兩者本相同——同根源於生命力的飽漲。

尼采是生命力飽漲的象徵。混身生命力，熱熱着五臟四肢，要求發洩。又加上那副極敏銳的神經，就等於最精細的氣壓錶，空閒最輕微的壓力變遷，都要立刻在他的體魄

上發生強烈的反應。積弱的身體只激進了生命力躍躍欲出的傾向。於是疾病而生命力愈加鞏固，愈老而生命力愈加熱烈。尼采是人間極罕見的天才，顯然脫離了華的支配；他那管如椽大筆，真是愈揮霍愈生花，鬼使神呵，直到最後一剎那也不少揮。

尼采的寫作，是生命的淋漓。熱腔熱中，光華突外。他創造，因為他欲罷不能。他的寫作，竟就像米薛安琪所描繪的上帝創世，純是一種生命力磅礴所至的生理必需，爲創造而創造，爲生命力的舞蹈而創造。在這點上看，他的文字，真是藝術之藝術了。雖然他有時也像庖丁一樣，解牛之後，不免躊躇得意，自命其思想空前，其文筆爲德國開生路，但當他正在創造時，他顯然只是一股熱騰騰的生命力在那裏縱橫注瀉，霍霍把橫塞胸中的浩然之氣妙化爲萬丈光芒，文字與思想本不是他的目的。目的？他本無目的！他只是「必須如此」，只是生命力的一時必要的舞蹈與揮霍。文字與思想在那時只是創造的工具與資料。

說來也怪。像他那樣熱烈的情懷，合理應當選擇一種適宜的表現介媒。舞蹈。我以

爲最配當了。只有把整個嬉生的身體猛投進來狂舞一番，方可以發洩他胸中的渴飲。節奏。其次可說是音樂。尼采自己對這兩科，本也推崇備至。他的「生命之歌」就是自己譜曲。至於舞蹈，他不是說過嗎？「我的上帝是舞蹈大家」。然而他却偏偏以爲他，有意無意中選取了哲學與散文做工具。好像命運僅僅是最高戲劇性的一位藝術家僅僅要結終於最缺乏藝術性的同伴——哲學與散文。妙用奇運，硬把這兩位同伴結合起來，產生出一套頭等藝術，千古以來，只有尼采莊子柏拉圖三人了。而三人之中，我以爲尼采的作品最攪動心魂！

面對着這種宿世的藝術，我以爲第一義務是審他的美。是第一義務，也是無上權利。審他的詞章的巧妙，音調的鏗鏘，乃技之小者。在創造靈魂前，應當以創造靈魂來印證。我們要探到形迹之外，探到藝術的源泉——卽是創造者生命力量專時的蓬蓬活躍。我們要體驗到他的創造歷程，以至於於他的創造而激起，鼓舞，完成我們自己的創造。一個必需的條件：審美者要先做到「無我」的工夫。在創造的剎那，只有創造的神

境，沒有人間的利害是非。人間一切的一切，只可供創造者中生存的慰藉，而不能變成爲創造者的心與手的障礙。因此，要體驗創造，也必須先證見到這種超越無礙獨來獨往的純火之光。我執法執，一概剷除，持着一朵淨空的心頭來照取那對眼的希世奇物如何烘托出當日那位希世奇人的胸中瑰磊，而後再化爲那位奇人的本身，照取到他當日如何待心憑手，左右逢源，在不可分別的苦痛與狂歡裏，宛然搏出那一朵千秋燦爛之花！

我以爲永古最可寶貴最饒意義的場合，就算是這積創遺靈魂對創造靈魂的心心相印了。當日拿破侖晤到歌德，破口便叫一聲：「這真是一個人了！」我想這剎那間，兩位巨人，相視微笑，彼此深深證到的就正是彼此深深同有的那一點獨來獨往，創造靈魂。他們政見的同不同，道德觀的融合與否，在這剎那間都成爲額外的問題，無關宏旨。孟子說尚友古人，讀其書，論其世，以知其人。我以爲要知之深，端在專證到古人所以爲創造火光的那一點！

三四十年來的中國社會，到處籠罩着現實爭鬥的氣味。一種特有的收穫；智識界一

般人，低價濫墜成見。叫我們今日來做一點無我的工夫，將藝術家取得純能透的會證，怎乃不可能？然而呀！讀尼采而不讀這一通工夫，豈不是可憐可悲劇！而對着一個曠古的藝術奇才奇品，你如何還緊抱着你那萬般人間成見的紛紛，而硬心拋棄這個絕妙的因緣，不肯來探一探生命的頂峯，創造的純火？

(三)

如此，以藝術還他的藝術，我們再來談一談如何了解尼采的思想。

尼采的思想！今日這題目幾乎不提提及了。尼采自己已有句話，竟已成了滿心的預言：「偉大的思想家要靠其被誤解的程度以成其偉大」。千古思想家，尼采可算爲當代最被誤解的一人。叫罵者誤解，崇拜者一樣誤解。

癡結在那裏呢？曰，正就在大家忘記了尼采文章是藝術。要以思想還他的思想，你必須透過他的藝術氛圍。

尼采的真意是不能直接從字面上認取的。越是他的精采處，你越要小心，他自己認

示了：「每一佳句都是藝術，要了解每句的意義，必須從其藝術上猜射。」這例說法，這就是讀詩與讀散文的不同。讀散文，其真意可順手接過。讀詩，其真意宜間接「猜射」。而尼采的散文幾乎是句句用詩的精神涵育出的。

因此，迂學與粗漢，不當讀尼采。迂學拘泥咬字句，必要誤解害理。粗漢囫圇吞文字，必要誤解害事。他們所欠缺，恰恰是「猜射」的才情。

如何是透過尼采的藝術氛圍呢？曰，一要了解尼采文字的象徵性，二要了解它的抒情性。

尼采之所以為上乘的思想家，實在因為他的思想乃脫胎於一個極端尖銳的直覺。大家莫要把思想與邏輯混為一事。思想是真理的見到。見到真理，可以借手於邏輯，但一輩子玩邏輯的專家也可能一輩子摸不到真理的點滴。歷史上超絕古今的思想，大半都直覺得來。尼采不愧藝術家的本色，最富直覺能力。「不要相信任何思想不是由你散步中迎面撲來的！」試想像這位孤傲的真理追求者，獨步於所洛士馬利，西西利，尼斯。

都靈的山徑水濱，爲人，求出路，忽然靈感湧來，一條金光落到心扉，頓覺隱隱明瞭，有所見，回家後，提起筆，寫一篇絕邏輯的冷枯文章嗎？不可能，在尼采，這是生理的，不可能！直覺得來的思想，要飛直覺送出去，直覺得來的，所以尼采的思想，往往單刀直入刺到人所未刺的肯綮。直覺送出去，所以尼采就像畫家作畫，忠實看到的，便忠實寫到。他不留情，因爲直覺裏無所謂情，他大無忌，因爲藝術家不知有忌。邏輯呢？當然邏輯也有其地位。不過是尼采用邏輯，而不是邏輯用尼采。他化邏輯於藝術之火中而鑄出他所特有的一種象徵性，抒情性的哲學散文！

一切藝術都是象徵，都是抒情。在某種意義下，我以為藝術實可叫做象徵的抒情，或抒情的象徵。象徵是借形表意，抒情是化我入物，二者合而藝術成。

這裏所闡形與意，應有界說。通常人爲的物品，有體有用，而藝術則有形有意。形與體異，因爲形超實質而是一種具有節奏與和諧的配合。意與用異，因爲意超實用而是一種屬於妙近而靜觀的意境。凡是藝術必須有意，但意必須潛託於形。凡是藝術也必須

有形，但形不馳所以表意。我們對藝術，可以反其形以會其意，決不可認其形即是其意。

這裏面實有個根本的理由。形之成，根於點、線、體、色、音、字等等因素的組織。所以形之成，勢必有其所以限。一、必限於具體——官能可觸的呆板、體。二、必限於殊相——個別特成的存在。意乃是一種精神的活動，它的性質與指歸都不免與形相對待。意向性質是空靈，當然超出於官能界的實體。它的指歸在抽象，不能拘滯於個別特成的範圍。拿着勢屬有限的形，來表現勢歸無限的意，是一種永恆的矛盾。而藝術家的趣味與工夫，則是在這矛盾中求成就。本為抽象的，必須被具體化起來，但具體化的結果又必須涵蓄着一種迴射抽象的功能。形永遠不是意，透過了藝術家微妙的手法却宛然取得了「暗示」及意的作用。這就叫做象徵——藝術家妙意之形，借形示意的辦法。所謂透過藝術氣以求認識者，也就是如何而領又這暗示。如何而可呢？曰，領受暗示，須要「射到」工夫；從具體射到空靈，從殊相射到共相——此有與射到無盡之趣。

幾了

見具體而即着於具體——「一切狂想想這何是如此，鑽殺了千古藝術天才的。鑽死來最忌見具體即着於具體。」

尼采的藝術才情使他特別喜歡象徵法，喜歡以具體假裝空靈。他慣用繪聲繪色的意象，慣用比喻與寓言；這些原都是藝術人的本色，尚不至橫生誤會。最當留神的，還是他不用意象與比喻而說象徵話之時。這種象徵話，可叫做喝雞象徵法。中國禪宗師所最流用的。這法的特點是說偏說反。說其偏以喝出理之全，說其反以喝出理之真。聽者因此也必當曉得如何依偏以尋全，就反以捉真。究到底，仍不外上面所提「指示」與「猜射」兩點。

尼采關於文化與人生，社會與政治種種現象，種種問題，不知說過了若干喝雞象徵話！你如果笨頭笨腦，見偏而着偏，見反而著反，曉不得向其體文字之外，體會他的有空的靈意境，你看鮮麗麗誰家呢？例如他的這幾句名言：

從叔本華到尼采 序言

一一

有意識的人爲行爲，實質上是流露出情感？何謂藝術！所謂抒情者，一從廣義說，而指抒發整個人格，整個個性而言。說真正的藝術要於象徵上再加抒情性，這是說藝術的象徵還要包涵着藝術家的人格風味。

人格兩字的解釋，到今日心理學家還覺茫然。我們或可說人格即個性。它是一個人整個靈魂內先天條件與後天環境互動互應而成的一種特有的精神統相 (Psyche)。概念上，我們或可把它分別爲意志、理智、情感各部門，而實際上三者本是此然無間，緣成一團，藏諸內時則爲一種潛能的傾向，發諸外時則成爲一種行動的作風。藝術創造的特點，就在把這個精神統相的渾然本體依於托出，不讓意志、理智，或情感任何部門臨時作偏畸的活動，而歪曲了這渾然的本來面目。一切創造之中，藝術創造可稱爲道地的個性自表，人格自抒者，緣故即在這裏。如果象徵是藝術家借形以表意，抒情是藝術家忠實地把握整個的人格不加分解與拗曲而依樣倒印到這形意互成的象徵中，於是象徵與抒情是其人。所謂化我入物，卽是此義。

羅采文字是他整個人格的忠實自好。他行文之際只是把他的個性瀟灑傾倒於字裏行間。他的文字是自有其所應有的精神統制：非理智，非情感，而也是理智也是情感，蘊含理智與意志而超為不可分析的「人格活現」也。「一切文章，我是要用血寫的。」尼采自己如此說。C. G. Jung 評：「康德叔本華行文，如像蠟燭之光，從上頭燃起，照燦個頭頂與頭腦，尼采却燒着他的血，他的五臟與活力。這些都並不是說尼采只用情感，乃是說他之行文即等於他整個人格的粹然出現，渾然倒瀉。捨開這種倒瀉，他根本曉不得如何寫作，曉不得寫作有何生命價值。就這點上說，尼采可算是標準的「抒情」作家了。他的薩拉因斯頓固然是「首道地的「抒情詩」，可是他的純散文的著作，何嘗不是一面說理，一面依樣抒情？」

不止他抒情即是說理，他是用抒情來說理。大家莫把「抒情」與「主觀」混亂。主觀是一種思維上的成見。抒情是表現上，創造上的一種作風，而也是說理的一個格調。而本來可用多種格調托出的。抒情的格調，我以為最有益，因為它最親切。它最親切，

國舞中總代表一個活靈魂會證到真理的熱情放。

尼采的人格或個性，我這裏不能細談。只提出他的中心特點，就是：他追求真理的狂熱與勇敢所最後引到的對傳統與現狀的全面反抗精神。尼采的「抒情」即出於全面反抗的形式。

「我曉得我的命運」——尼采認得他的命運是個無底止的冒險行程，他要窮探真理。真理是無窮的，而他却必須比個短長，如果探不到真理的整個，他最少要試驗出究竟人們可以擔當幾多量的真理。他的大決心：「毋寧人類消滅，不願知識停止」。他的作風是進、進、又前進。一個心得只加深他對另一心得的渴求，因為任何心得到手，味道便不到家。「無論到那裏，我只發現了虛幻的阿密達園。結果，每次神喪，每次心傷。勢不得不提起腳跟——疲乏創痛的腳跟——再向前程。正因為必須再向前程，我不免要帶眼圍盼過去，留戀去程裏所有的好風光！我愛帶這些風光，正因為他們無能力使我再停留」。

這種不斷求真的渴望是尼采心理上生理上的基本事實。再加上我前面所提及他那種敏銳的直覺，熱烈的憧憬，自然最容易使他對現狀發生一種寧靜皆非之感，他更尋出一個究竟。儘管他的意見不斷在那裏或昇變化——崇拜叔本華，否認叔本華，崇拜瓦格勒，否認瓦格勒，崇拜藝術、科學，而又拋棄藝術，科學以入於超人之路——我覺得他無形中有個根本問題在腦中一貫尋求解決，就是：人生的最後意義何在？而他那時代的歐洲文化又如何處處都好像不足以容容這問題，不給賦予人生以圓滿的意義？經過長期的艱難反覆，到最後他發現了一個迴響，就是「頹廢」兩字。他發現他的時代的頹廢！他自己如此象徵說：我的天才在我的兩鼻孔，專門嗅出頹廢是什麼。他嗅出了時代的頹廢氣味，不由自主地須隨聲毛，隨聲作嘔——他擊打一個大噁子。這大噁子就是他的全面的反抗，「一切價值的重估」！

原來歐洲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思想原野雖然相當複雜，主要潮流却是深深滋養著羅克多利亞納的色彩。一切光明，一切繁榮。平日講遠的宗教生活，赫赫教研的社會風尚，以

大多數華人的改觀，最大產量由經濟，愛國主義，婦權運動，和平口頭禪，進步必能……歐洲社會經過拿破崙戰爭後半世紀的黑暗與戰爭，到這裏乃就像黑暗之隙隙到港口，風平浪靜，兒女英雄。歐洲人的靈魂好像已尋獲安頓處了，大家正沾沾自喜。而尼采乃就在這陽度嗅到頹萎的氣味！

一切沾沾的自喜都是頹萎的先聲，因為一切沾沾的自喜都是遮掩着暗伏的危機。

這危機是什麼呢？在尼采看去，百般時代的變遷都指出一個暗中的趨向——萬流歸海，都要湧出他所最恐怖最厭惡的「末了人」。末了人者，末世的末流人，一切同聲化，機械化，庸俗化，享受化，不求品質，不求高度，不求內心的健實與猛飛，不求堅實卓絕獨立人間的氣魄，熙熙趨時，茫不自知其所之，如羊羣，如蟻陣，永斷送文化與人類於愚昧渺小的坑中！

尼采真傾全力以反對這末了人世界的出現。

在這一點上，我認爲尼采確實嗅到現代歐西文化的中心病象。他所謂末了人者，四

十年來已更顯明地成爲以西社會的基本問題。日前Ortega Y Gasset以至Peter Drucker一般歐美民主學界所稱「羣衆人」The Mass man（或Mob-man與普通所謂羣衆有別），爲現代都市文藝所產生的癰疽，爲獨裁主義者繁殖的滋養者，與尼采所隱憂的對象，根本相同。我以爲如果我們能夠善讀尼采，我們將要發現他對歐洲傳統與當時的主要思潮批評得合理與否都是次要問題，他的主要歷史作用在他嗅出一切時代珍寶與捨牌背後原來暗藏着末了人的頹萎細菌。他要撲殺的是末了人——雖然活捉巨奸之頃他也撕碎了那些珍寶與捨牌。了解這點，便可了解他那無分別的全面反抗作風是有他時代需要的根據的。

因此，我們也可以說：認得尼采的時代便認得尼采立言的苦心和他抒情格調之可貴可愛。認得他這抒情格調之可貴可愛，便當下理於他一切「似非」之詞畢爲都有其是」。

(五)

有了全面反抗，勢必須有全面肯定。既尼采抒情出於全面反抗的形式，其實也就是

他同時必定應用着全面肯定的作風。反抗時，他是批評者，是破壞者。肯定時，他就是先知，就是創業者。尼采的破壞處處都有他創業的企圖。剛過創業就是他的超人論。

相對看去，尼采的超人是專專針對着末了人而產出，就像如莊子的逍遙遊真人是針對着戰國新興的法士官僚，柏拉圖的全知哲王是針對着雅典末運的暴民墮落。思想家的理想人格與境界本都有他們的特殊時代作用的。

然而他們也必有絕對的方面，不拘限於時代與空間。超人論不僅對末了人下砒針，乃更是尼采對人生意義的基本探求所最後取得的答案，因而也握有千秋萬古的力量。

說來不耐聽，却是事實！大多數人們，如果聽其自然發展，結果並不是以善與上升，大半是停滯與墮落。上升要靠眼光與意志的，而眼光與意志却是特闕少數人的所有品。人類生活得免於墮落與劣化，端賴歷史上不時產出慧眼慧心的先覺大德，在那裏喚醒大家的沈夢，苦行苦口，勸大家向上攀登。

古今來有兩種做法：（一）道德家本着一套人倫論，勸大家入世學為聖，學為賢；

(二) 宗教家則本着一在神祕感，勸大家出世成佛，成聖徒。這兩派的途徑不同，但其不願人們苟安於凡俗的苦心却無二致。在這點上，尼采超人的呼聲也無異於孔，孟，釋，耶，教以向上的用意。

尼采的異處，異在超人性質的特殊。

道德家的聖賢，輾轉紮迴於人倫世道裏，在尼采看法，總嫌氣味平凡，「人類，人類了！」千萬年的人生人死，如何只泥在這「太人類」的高白裏永遠打跟斗？真個悶葫蘆！尼采厭煩極了！他大膽教我們：

「人是必須超過的！」

道德家等於……人生最後的意義不當在人類本身去尋求，應當在一種「超過人類」的努力，鍛鍊出超過人類的人類。永遠把地上作現狀的延長，平面的蕃衍，是無意義的。尼采要我們渴望高度，更高度的攀登，直登到「人類現時開的六千尺上頭」，化作為一種別開生面的新人類——就是超人。

超人必是超人類，他的氣質不能與現人類同模樣。却也不是宗教家的虔佛，成聖徒。宗教家詛咒此生，嚮願來生。尼采的超人却必須「對大地唯忠唯實」，認肉體與靈魂不二。

「超於人」而百分之百地「入於世」——尼采的超人，我認爲主要乃脫胎於古希臘的荷馬英雄與阿靈比天神的遺意。這一點大家多忽視了。尼采在這裏無形中的雄心可說是「傳統宗教與倫理間求出一個新和諧；於某範圍內，把宗教家「超於人」的高度配合於道德家「入於世」的熱力，再透過蘇格拉底以前希臘異教的自然精神，唯美精神，而燒烤出他心目中所獨有的理想人格型。

他特別反對基督教義，也就是因爲一切高級宗教之中，基督教義乃正得了尼采之反：一套出世的厭生背景而却又喋喋好作「人類，太人類了」之談！尼采要鍛鍊出一種新希臘標準來代替基督教徒的一套。在這意義下，他實在是文藝復興的一貫傳統裏所涵孕出來的一位最後的「駭人兒」。

可能得很，尼采還受了十八世紀以來歐洲思想界流行的抽象演進論的影響。但像 Darwin 一般人既註，認尼采大有得於達爾文的生物演進論，便不覺又是把詩人的一種空靈意境看呆板了！尼采的超人畢竟應作爲一種詩意的憧憬，一種烏託邦的夢求，可望而未必可捉，可然而無必然，因而也更加令人神往。

他的希臘式念頭加上他畢竟不能擺脫的耶教「愛人類」情懷，使他提出兩點超人的特質：

(一) 超人必是具有最高度生命力的；

(二) 超人必是具有很大自然的施予德性的。

但在尼采看去，二者之間有必然的關係。最高度的生命力必定是無錫蟲的創造者；錫蟲的創造者就偉大自然一般，不是爲了憐憫人們而施予，乃是因爲創造是他的本體，他非創造不可，所以就非施予不可，施予乃成爲他生理上的必然作風，與耶教傳統教條恰爲施予之點構者恰恰對標。

把「摩子」或「爲他」德性的基礎從憐憫或憫隱之心轉移到源頭創造的生命力上頭，這是尼采新倫理的心中意義。如果他盡了他的象徵抒情的職人能事來謳歌生命力，叫大家犧牲一切來作生命力最高度的追求，他最後的目的——在我的猜測——實在還是要將人類修成了一種大自然的身手，「爲而不有」，不斷創造而當然「爲他」。

然而這些譜畢竟多餘。凱撒林寫他的「創性之悟」云：讀者要把我這本誓當作一齣樂曲，並且要從頭聽到尾，不可片段取娛，因為我的誓就像一齣樂曲，圖的在給讀者以某種「空氣」。我以爲了解尼采，最好也不要分析其一五一十，最好當它爲整個的樂曲聽，設法於靈魂上印略它所賦予的「空氣」——

超絕。

自由。

大力之泉。

創以爲子。

從叔華到尼采

卷四

二二

從叔華琳尼樂

序

二

予而非僞。

其宙斯勃發之神歟？

亦迥乎道氏之仙！

三三·三·十五·嘉陵江畔

目錄

一 從叔本華到尼采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贊成時期

第三章 過渡時期

第四章 反對時期

第五章 結論

二 尼采的哲學

第二章 尼采思想的轉變

從叔本華到尼采 目錄

從叔法學到尼采 目錄

第三章 尼采的政治思想

第三章 尼采心目中的女性

第四章 尼采的道德觀念

第五章 尼采的無神論

從叔本華到尼采

第一章 緒論

人生有沒有意義，是不是值得過活，這是人人心中所有的問題。這個問題，**北京** **大學** **哲學系** **教授** **人** **大** **論** **的** 解答的問題。通常的人，因為不能解答，所以就置之不理，但是哲學家却不能不問；通常的人，因為沒有法子知道人生到底有沒有意義，所以往往只問

目前的生活快活不快活，哲學家却往往不管目前的生活快活不快活，只想知道生活最後的歸宿究竟如何；所以一位通常的人，如果他聰明，他往往有人生的「智慧」，把他的生活，處處弄得非常滿意，一位哲學家，如果他偉大，他一定有人生的「了解」，但是往往因為有了一種了解，他的生活，反而陷於苦境。中國哲學家，因為要免除大家對人生探討的苦悶，所以大體只教人「行」西洋的哲學家，因為要使人明瞭人生的意義，所以大體只要人「知」。這兩種態度，當然互有短長，這兩種努力，中間也有互相的影響，這裏我們也無暇細論了。

德國十九世紀，有兩位哲學家：一位是叔本華，一位是尼采，叔本華是消極的，尼采是積極的，叔本華對人生是否定的，尼采對人生是肯定的；但是尼采起初是最崇拜叔本華的人，沒有一個哲學家對尼采，有叔本華那樣大的影響，尼采第一時期的思想，差不多完全受叔本華的支配。但是在很短的時間裏，尼采漸漸感覺到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不是人生的真理，最後終於走到對端相反的一方面。這一種轉變，是思想史上最有趣味的一種轉變，這一種影響也是哲學問題中最值人吟味的一種影響。

要了解尼采為什麼反對叔本華的悲觀主義，我們先要了解叔本華的悲觀主義，要了解叔本華的悲觀主義，我們先要了解叔本華以前的悲觀主義。

悲觀主義，有三種意義：通常我們說一個人悲觀，是講他有一種特別的性格，無論對過去現在將來，無論對什麼事情，都從最壞的方面去看。這一種悲觀主義，有時我們叫做「世界痛苦」Weltschmerz或者「不幸主義」Miserialismus。第二種悲觀主義，第一種有悲切感，就是從道德方面來看。人性是惡的，惡人惡事，是洞人性分不開

的，這一種悲觀主義，我們通常叫做「 pessimism 」或者「 pessimism 」。第三種「哲學的悲觀主義」同前兩種都不相同。牠對於人生有沒有意義，值不值得過活的問題，根本上抱否定的態度。因為人生就是痛苦，一天有的人生，痛苦就一天不能脫離。人生如果只是痛苦，這還有什麼奮鬥之可言，人生的痛苦，如果永遠不能解除，當然不值得我們生活。（一）

悲觀主義，最初明白表現的，恐怕要算印度的婆羅門教和佛教。這兩種哲學的悲觀主義，居然能夠深入平民的宗教，可以證明悲觀的思想，很早就深入一般人的心中。婆羅門教是一種崇拜自然的宗教，因此也是泛神論的宗教。宇宙是從一個絕對的神，流動出來的。這一種宇宙論，當然不適宜於悲觀主義，因為泛神論根本樂觀。但是在這個流動理論以外，婆羅門教還有另外一種「幻象的宇宙論」幻象的世界不過是絕對的神的一個痛苦的夢，實際上並不存在。只有痛苦纔是真實，絕對的神在他的夢境裏感覺着真實的痛苦。

這個第二種宇宙論，是一種後起的悲觀哲學研究結果，他起初懷疑著幻象世界靈的動靜。從這兩種不同的宇宙論發生婆羅門教中間許多矛盾的教義，實際上我們就沒有法子去調和他們。有人把神也當成幻象的形狀，從絕對神的流動，認為是一種罪過，更有一步一步地再回到絕對的神那裏去。但是神既然是幻象的形狀，也就不成其爲神，如果存心只是幻象，那麼流動也一定不會真正地發生。要明瞭一切，只消發現幻象，醒回夢境。不過這些對我們的研究，都是不重要的問題，我們所得到是最重要的結論，就是這是第一次可靠的觀點，人生是不值得過活的，不存在比存在還好。(三)

婆羅門教給我們一種印象，就是他們的理論，實際上已經把他們宗教推翻，然而他們還沒有勇氣推翻。釋迦牟尼也是一樣地不徹底，他的悲觀主義的思想，並不能毅然拿去找替宗教。但是釋迦牟尼雖然沒有明目張膽地推翻宗教，他的哲學教義却不是宗教，因爲我們這裏發現很清楚的無神論。佛教中平民信仰的神靈，雖然比人類高一等，也與人類一樣地需要解救。神詞人的目的，都是涅槃，都是虛無，拿來比之婆羅門教中絕

靈的，靈敏的神已經沒有跡象的詩人了。世界是從虛無來，所以牠根本不應該存在，牠根本已經包含了死的胚胎。拜倫和尼德曼同教會來的罪過觀念，在這裏實在不是沒有什麼意義。世界既然從虛無發生，還有什麼罪過之可言呢？但是如果我們只管他哲學的理論，那麼我們在這裏邊可以發現對人生價值問題一個有經驗和理論根據的否定答覆。

同這一種人生觀恰好相反的，就是希臘一般平民的感藝。固然他們的詩人也埋怨世界的罪惡，（三）人類的運命完全依賴神靈的脾氣；固然我們也聽見這樣的話：最好是「不生，次好是快死，（四）但是如果我們研究希臘極盛時代全部人民的牛活，我們立刻可以發現他們都有一種生存快樂的情緒，他們都明白感覺到人生是值得過活的。我們頂多只能夠發現「憤激的悲觀主義」在一些神話裏邊，但是他們還是不把罪惡認為與生存分開的現象。

在羅馬的文學裏邊，雖多因為當時道德的墜落，悲觀的語調，比希臘人多，然而大

據來說，結果還是同希臘一樣。

講到希臘哲學方面，我們發現梭格拉第以前的哲學家常常埋怨人類智識的限制，特別是色羅方理斯 Xenophanes 同英伯多克里斯 Empedocles，至於人生最後的價值，對於這些哲學家，還沒有成問題。他們都太忙着去研究物的原始和發展，他們研究的，簡單來說，只是自然科學的問題，他們還沒有工夫來討論整個人生的價值。

梭格拉第把道德哲學推到前面，所以有要善能否理解能否達到的問題，梭格拉第派與其他各派的希臘哲學家都認為可以理解，可以達到。但是我們在這些哲學系統中間，發現了一個悲觀主義的傾向，因為他們都對至善和達到牠的程度加以限制。所以梭格拉第在他臨死以前，說人生是一種疾病，因此尼采說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固然是尼采後來的事情，（五）因為尼采最初也承認梭格拉第是樂觀主義的代表，（六）快樂主義派，認為至善在自滿，無管主欲，認為至善在內心超越外物。但是無情主義派，仍然相信他們能夠幫助運智勝利，所以這一個哲學系統，也同希臘其他哲學派一樣，沒有特

種的悲觀主義。雖然零零碎碎地他們也有一些悲觀的論調，尤其是在奧銳德 Martin Anshel 的沉思一書中間，（七）但是對於世界的過程，他們始終沒有提出根本的否定。

但是在新耶薩葛銳兩派和新柏拉圖派，我們看見一種對印度悲觀主義的接近。他們告訴我們，真理的認識，和幸福達到，只有在欣喜癡狂 *ecstasy* 的時候纔辦得到，這就是說，精神在一種狀態之下，牠超脫了個人的生存，亦起在神靈的境界，要完全永久這樣，只有死後纔能夠辦得到。所以死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幸福，人生的價值，只是必須的預備到這一個達到絕對的可能，這一種教訓，從這一點來看，同基督教已經有相當的關係。

在舊約全書裏邊，極樂園裏邊無憂無慮的狀況，是正常的，上帝願意的狀況。世界上罪惡的來源，是由於人類祖先犯了罪過。在古代一點的文字，全民族的瀕瀕把個人的痛苦推到後邊，到全民族的希望已經斷絕以後，悲觀的思想，纔在亞布，在好些讚美歌，特別是在葛黑勒裏邊表現出來。亞布一書的作者，解釋人生價值的問題，說他相信上

帝的全知全能全愛在創造世界已經充分證明，一定是有意把罪惡放進世界。因為讚美歌，並沒有什麼獨立的意思，所以我們現在只消再講一講葛黑勒。葛黑勒是一個專事守中庸之道的人。他努力在悲哀生存中去找尋最大的快樂，他認為最好的辦法，是有相當的虔誠，這樣纔好享受人生，同時又不犯太大的罪惡來得罪了上帝。(八)除開宗教的關係，我們可以把他來同快樂主義派相比。對於生存的否定，在舊約全書裏面，因為宗教的關係，當然是不可能，因為那樣主張，當時的人一定要認為大逆不道。此外這一種思想同猶太民族根本相遠，我們只消看自殺觀念在舊約全書中出現的少數，就可以知道了。

根據同樣的理由，^(九)基督教也像猶太教一樣，生存否定，是不可能的事情。基督教與佛教有同樣的目標，都要想克服世界，只是佛教偏重消極，基督教偏重積極。叔本華常常喜歡稱基督教為悲觀主義。(九)也就是因為這個理由，尼采痛心地反對基督教。(十)但是基督教的教義，因為有天堂上最大的快樂，在叔本華尼采固然不值一笑，然而在基督教本身，已經根本推翻了哲學的悲觀主義，所遺留的，頂多半觀察世界事物的詩

願，還有一點「性惡論」或者「憤激的悲觀主義」罷了。

我們也用不着再去仔細研究基督教初期的哲學派，裏邊馬修尼(Macdon)比較上是悲觀的，因為他們理論裏邊，並沒有什麼悲觀主義新的見解，同當時傳教師的神學，實在沒有多大的分別。就是教皇英羅森斯第三的關於世界的輕蔑，中世紀最悲觀的著作，在第一卷裏也不過把葛黑勒所說的，講得更詳細一點，(十二)第二卷第三卷裏只埋怨當時社會的錯誤與身受者的痛苦。只有亞細羅(Thomas von Aquino)我們不但不講，因為據他看來，快樂不快樂，不是相反的東西，只是一件東西在各種不同的程度。同樣的觀點，我們在伯德羅與斯賓洛沙也可以發現。這一點對於我們很有趣味，因為尼采也有這樣的思想。

因為這一種原故，我們很難講出悲觀主義發展進步的程序。我們也可以在其他的名學家，如傑拜爾休蒙爾祿特爾等人的著作中，找出悲觀主義的成分。但是他們都沒有悲觀主義的系統。關於康德，哈特曼 E. V. Hartmann 把悲觀的話，全弄攪來。他說康

德是悲觀主義的鼻祖。哈特曼想這樣把悲觀主義扶持成功一種科學的哲學。(十二)但是聞歇爾 Woltcher 却告訴我們，康德頂多只有「情激的悲觀主義」，我們如果把哈特曼收斂擴來的語句反覆研究，也不能發現更多的悲觀主義來。(十三)我們這裏用不著再仔細研究，因為一切關於悲觀主義的成績，都重現於叔本華的著作裏邊，我們對於叔本華的著作，當然還要詳細地分析。

在叔本華我們發現世界的鄙棄，同倫理的宗教的悲觀主義。但是此外還有「世界苦痛」，我們在詩人，如像攝倫、海拉、雷巴第的著作裏邊，就是歌德的浮士德的一部份，也常常發現。

我們必須要注意叔本華的，就是他不是用邏輯的方式，用悲觀主義來解釋人生的真理，悲觀主義在他似乎是已成的事實，他去找哲學根據來解釋他，同樣地尼采晚年也這樣想到他對於叔本華的著作，他說：「欲望否定怎麼辦得到呢？神聖怎麼可能呢？這好像真正是把叔本華變成哲學家，起首作哲學家的問題」。(十四)因為否定欲望，是悲

主觀的構攝。實際的經驗價值叔本華，去注意一種盲目的衝動——就是欲望——認為是世界的基礎。同時他相信，他發現了康德的「物的本身」。這一種盲目的欲望，永遠不能滿足，永遠活動，就是唯一的真實，現象的世界，只是觀念，也就是錯誤。現象的世界，完全依靠主觀，牠不過是一種「腦子現象」，就像印度馬亞的面網。從這一點，在認識論裏，就可以到我們所知道的印度的絕對無神論。

要把上面所說的更闡明一點，我們最好把叔本華著作裏邊最重要的語句，徵引在下面：

「時間空間及一切原因與動機發生出來的事物，只有一個相對的存在，牠是黑亞克利蒂德噴的永遠的流動，牠是柏拉圖說的，只是變化而不存在的東西，牠是斯賓洛沙的「偶然」，牠是康德拿來同「物的本身」相對的現象，牠是印度人的馬亞欺騙的面網。牠是觀念的世界，服從牠的基本。(十五)叔本華意思是說，一切存在的東西，一切可以想像出來的東西，都有他的基本，在旁的東西裏面，如像每一個時間，都是靠消滅了以前的一個時間，然後可能。他還進一步相信，基本的內容，老是一樣的。各種不同的

形狀，也不過是一種空虛的幻術。人生是一個夢，就像卡得茲和莎士比亞講的一樣。（十六）在無窮的空間裏，有無量數的球，內部是熱的，外皮是凝結的，在上面有一種白色的單子產生了生動知識的東西；——這就是經驗的真理，就是真實，就是世界。但是對於一個思想的東西却是一個困難的地位。」（十七）這一些東西不能夠互相幫助，因為根本就沒有可以報酬辛苦的報告，因為只有觀念，沒有觀察能夠報告出來，然而一切的真理，一切的智慧，都發生於觀察；（十八）如果我不能夠報告別人，那麼我就不能夠使別人接近真理。「所以最後每人一定要在他回軀殼中，在他的腦袋中停留。」（十九）一個人越是偏見，他越是痛苦，因為他不能尋求真理，不能免除錯誤。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想為快活而生存。所以叔本華說：「只有一個生來的錯誤，就是我們想為快活而生存。這是一種錯誤，是生來的，因為他同我們的生存，密切關連的，我們全部的精神只是一種莊嚴，我們的身體，只是一種花押；我們只是生存的欲望，但是我們想到幸運的觀念，就想到繼續滿足我們一切的欲望。（二十）幸福只是否定的。（二一）因為他不能

是痛苦的解放，欲望隨一滿足，無聊的鬼又在騷擾我們了。如果痛苦在一種形狀經過住了，牠常常又在其他千樣別的形狀裏邊出現。(二二)在全部自然中間，不能形容的紊亂在管轄一切，可怕的景象，普遍的災難，長期的驅迫，無窮的沒有目標戰爭。(二三)這不是人生在引誘我們，乃是災難在驅迫我們。世界在各方面，都倒了帳，人生就像一個商業不能掩蓋他的支出。(二四)世界是懷疑、錯誤、罪惡、瘋狂的領土，人生大部分是夢幻的蹣跚，到死路去。(二五)歷史就是人類一個長期艱難的夢。(二六)沒有什麼進化，因為鬧來鬧去，老是一成不變的欲望，不斷地在個人新出現的圖畫裏去實現牠自己。對這個不斷要求欲望的憂慮，充滿了我們的知覺。(二七)這一種憂慮拈去了我們的安寧，永遠也沒有舒服的時候。但是如果我們一天是欲望的奴隸，我們一天就不能解除這一種憂慮。因為每一次不過很少的欲望得了滿足，但是剛一滿足，另外一個欲望又閃電般地飛來。這樣我們可以了解我們的基本，要達到幸福，不過是一種迷夢。

此外還有那樣的鬼魂，永遠在我腦中，我們在國家已經發現過了。我們腦中上說

是不應該存在的東西。所以我們不能不死，死是生存的欲望在經過自然得到的一種大地的改正，所以他也可以作為我們生存的一種懲罰。(二八)人類頂大的罪過，就是他生在世上。

叔本華解脫的洪調：也同印度的一樣。他一定要停止欺騙的幻象，絕滅盲目欲望的衝動，如果我們認識內心外物的需要，我們的心也可以靠這一種認識安靜下來。人類行動處處受欲望的支配是不自由的，但是人類的認識，却是可以增進改變的，是自由的。如果我們不用主觀來觀物，不把牠當成動機，只把牠當成觀念，那麼我們就可以達到虛實的快適。在這一個頃刻，欲望的活動停止了，我們的內心也安定了。這一種狀況，「在裏邊，觀察的個人變成了無欲觀察的純粹主角，提高了自己，兩方面都不在時間和其中一切關係裏面停留」。(二九)這一種狀況，可以從客觀觀察，^①隨時達到。我們只消把全部精神，放在一個不管大小的觀念上，對其他一切都沒有興趣。這樣我們同自然就成了一個；我們讓自己浮沉，不如熱心一點的反省，就像一塊木頭在水面上。我們並沒有

一切發生事情的必然性中間，我們一點不感覺這一種必然性含有任何的強迫，只憑去就他的忙並不覺得他在強迫我。但是這一欲望的停止，只是暫時的，(三十)有時由於客觀的認識，有時由於藝術，特別由於音樂，照叔本華的意思，音樂表現欲望自己。一個真正的解脫，這還相差得很遠，因為這一種安慰，上文已經講過，只是暫時的，並且只有哲學藝術的天才纔辦得到。真正的欲望否定，只有禁欲修行，纔辦得到。預備的頭一步，就是同情，拋開自己不管，自身同別人變成一個。爲正識爲愛情犧牲的總操，使欲望立刻展動他的翅膀，凌霄飛去。(三一)

關於根本消除欲望，在佛教方面，有很嚴格的邏輯的方法，在叔本華，却不十分清楚。欲望既然是人生一切痛苦的泉源，欲望否定，又是人生解脫的方法，那麼如果個人肯用徹底的方法，否定欲望，人類否定欲望的人，愈求愈多，豈不是最後欲望會有根本消除一日嗎？但是照叔本華說來，世界上雖然曾經有好些人，根本消除欲望，然而欲望依然一樣地存在，一樣地實現，叔本華似乎因此又不願意去提倡。這裏好像是叔本華哲

學中國有一個解不開的矛盾。

我們在叔本華這裏，可以看見悲觀主義每樣的特點。尤其有趣味的，就是浪漫主義者所提倡的「世界痛苦」，好像從表達自己痛苦感情中間，可以得到相當的快樂，也在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中間，這就是爲什麼尼采在初期的著作，已經有點懷疑叔本華悲觀主義的真實了。(MII)

還有兩個人，我們在這裏也可以順便講一講：就是邦生 Bahner 和哈特曼 E.V. Hartmann。邦生認爲欲望是多元的，不像叔本華所說那樣是一元的。他解認識和藝術，不能夠安靜苦痛，只引起苦痛。欲望否定的可能，是幻象的，內心的破裂是永遠的，世界的罪惡，是確定的，不可救藥的。

同他恰相反，哈特曼又給我們一點安慰。哈特曼也相信叔本華所說的盲目的志願，到處偶然地，無理由地實現。痛苦比快樂大，世界是不會好的，因此人生的目的應該是**否定欲望，還回絕對**；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哈特曼的辦法，同叔本華不同。哈特曼在

世界趨向悲觀，飛鳥一個個辭世歸天的噩夢，人類的鴉片，就是通力合作，環應付這過渡期的要求，但是合作的方法，不是拋棄人生，乃是努力人生。

悲觀主義的潮流，到了頂高的時候，反對的潮流也隨着興起。特別是叔本華的悲觀主義，相信的人很利害，反對的人也很有利害。尼采起初是相信叔本華的悲觀主義最利害的人，後來他又是反對叔本華的悲觀主義最利害的人。相信反對叔本華的人，當然不見尼采一個，但是尼采和他的態度，比任何人都有趣味，都有價值。尼采動手寫文章的時候，叔本華已經得到他自己一生都希望但是沒有得到的名譽。尼采寫不合時宜的觀察和教育工作家的叔本華的時候，他完全站在叔本華的立場。在一八七〇到一八八五五年中間，出完了許多講悲觀主義的文章，所以我們感覺很有趣味去研究，尼采爲什麼起初會相信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尼采不是冷靜頭腦的觀察者，遠遠的觀察事物，然後冷靜地下他的斷語，他用他全副的精神，全副的力量，來參加悲觀主義與樂觀主義的戰爭。他不單是贊成這樣反對那樣的觀點，他自己還達到許多新的結論。所以尼采對於悲觀主義的地位，

異常地重要。這一點了解，尼采全部的哲學，都容易了解。所以從叔本華到尼采，是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題目。

-
- (一) 參攷 V. Hartmann: Zur Geschichte und Begründung des Pessimismus 1881 und Sully: Pessimism, History and Criticism 1882.
- (二) 參攷 E. v. Hartmann, das religiöse Bewusstseiner Mensch heit im Stufengang seiner Entwicklung. Berlin 1882, s. 288 ff.
- (三) Hesiod, Opera et Dies V. 101 ss.; Il. XV II. 44 ss.; Aesch., Agam. 1300 ss.
- (四) Theognis V, 425—428; Soph. Oed. 1225 ss.
- (五) V. 264 f.
- (六) I. 107.
- (七) Medicationes IX; 26, IV 47, 48, 50 VII 31, 34 ss V 22.

(R) Katerfeld 7, 12 f.

(R) II 298 II 197, 521, 783 f.

(+) II, 126 ff VIII. 215 ff.

(+1) de Contemptu Mudi I, X, XI, XVI.

(+11) E. v. Hartmann zur Geschichte und Begründung des Pessimismus
s1881.

(+111) Kantstudien 1900, Band 4, S. 32 ff und 190 ff 参看尼采 Vorra
dezr. Morgenrote IV 3 ff und E. v. Hartmann's Entgegnung
auf Wentzschers Ausführungen im 5. Band der Kantstudien.

(+111) VII 72.

(+111) I 88 f.

(+1K) Calderoni Das Leben; als Trauzei Staatsdieners; Tempelst IV,

聖賢性德原案終

新編 漢書 卷之九

7. Subsequent to 1882

- (十七) I 9.
- (十八) II 85, 86.
- (十九) II 86.
- (二十) II 747.
- (二十一) I 413.
- (二十二) I 408 IV 536 f.
- (二十三) II 417 ff.
- (二十四) II 674 ff.
- (二十五) I 419 ff.
- (二十六) II 520.
- (二十七) I 619 ff.

- (二八) F 526, 630 ff.
- (二九) I 266.
- (三十) I 297.
- (三一) III 689 ff.
- (三十一) X 822; 442; vel. VII 115.

第二章 贊成時期

(一) 尼采贊成叔本華悲觀主義的理由

在戲劇的降生喜邊，尼采對於現代文化，非常不滿意，他說：「什麼地方都是塵土，泥沙，麻木，憔悴。一個寂寞的人，能夠選擇最好的象徵，就是部銳爾的騎士，這樣一個人，就是叔本華。他沒有一點希望，但是他還是尋求真理。(一) 部銳爾是德國十六世紀著名的畫家和雕刻家。他作得有一幅木刻，中間刻畫一個基督教的騎士，他不顧四圍的誘惑恐嚇，毅然向前。尼采拿這位騎士來比叔本華，就可以表現他對叔本華的崇拜，到什麼程度了。

尼采認為現代文化最大的錯誤，尋求真理最大的障礙，就是樂觀主義，特別是費力斯式的樂觀主義 *Felis' erop'timismus*。這一種樂觀主義，對現代文化一切都認為滿意，因此不用思想，不求進步，只知道尋求物質方面的快樂，沒有高尚的精神生活。叔

本華最大的貢獻，就是明白指出人生的本來面目，用他的悲觀主義來推倒大魏可喬士所代表的效力斯特式的樂觀主義。(二)

叔本華教訓我們明白真正的痛苦與需要。(三)樂觀的看法，把人類姑息了，叔本華的人類，在另外一方面，不但張開他的眼睛來看世界事物自然的殘酷，同時還要以極大的同情，來尋求了解人類永遠的痛苦，好像他自己的痛苦一樣。(四)叔本華的人類，把真實的志願的痛苦，拿來放在自己身上，這樣纔好擴大他的本性，傾軋自己到人生真正的談話。(五)他要探討人生，這就是說要受人生的痛苦，因為痛苦就是生存的意義。(六)如果一個人遠在要求生命與快樂，他就同禽獸一般，痛苦得沒有意義。(七)但是假如誰肯在每樣事物中間去尋求虛偽，把這個作為他自己的工作，把所有事物中每一件的虛偽都明白宣佈出來，自己甘願同痛苦聯絡，對這樣一個人，世界立刻就會失掉了重量，就像夏天的傍晚，一切漸漸消盡。對於這樣觀察人生的人，就好像他剛醒轉來，剛搖夢境的雲霧，好像還在圍繞着他遊戲，這一盞不久也吹散了：這就是天明。(八)

八) 在我們的時代，深深感覺痛苦的人，一定要知道叔本華。(九) 因為叔本華是從懷疑憂愁的高點，領我們到悲觀的高點的領袖。(十) 叔本華反問我們對人生真正觀察的眼睛。他的勝利是否定的勝利。可怕真理的認識，壓迫了一切行爲的動機，生存因此否定了。(十一) 智者的目的，科學的目的，就是消滅世界。(十二) 但是科學的影響同時又是肯定的：科學攔截對象，控制世界，因此牠把四盤鏡給藝術使牠成爲惟一生存的形式。(十三) 科學說：人生是值得認識的，藝術，頂善國的引誘者，說：人生是值得過活的。(十四)

從上面零碎的徵引，我們可以看見少年的尼采對人生是如何地悲觀，對叔本華是如何地崇拜。在叔本華著作旁邊，他發現他自己感覺的表現。世界的另一方面，是純然數理的，牠一方面，只有欲望，快樂與不快樂。就像音樂一樣：在一方面，純然數目，在牠一方面，純然欲望。叔本華的假設：欲望的世界同那數目的世界，就是欲望現象的形式。」「(十五) 欲望不斷分裂，在個別中去表現，到了個別中間，牠不斷地想回復到牠已經失掉了的統一。每一門統一的得到，就是牠一個勝利，這一種勝利，往往在藝術宗教

裏邊。(十六)經過了許多的痛苦，且經過死，人類纔覺悟他的生存，因為他根本上就是不應該生出的東西。(十七)

雖然尼采在理論上在經驗上承認叔本華的哲學，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對人生並沒有像叔本華那樣完全失望，因為他還感覺到生存的快樂，這一種快樂，是從他希臘語言學研究得來。他說：「語言學固然不是藝術之神，也不是媚雅姊妹神中的一個，但是她精神的使者；她像藝術之神那樣，降下來到悲愁窘迫笨拙的農人們那裏，替他們講一個寧遠藍色快樂的仙境，裏面的神聖，永安慰他們。」(十八)「希臘的宗教，因為做同悲劇連絡，因此，『悲觀的思想，達到了生存的快樂。』(十九)

這一種從悲觀思想達到的生存快樂，就是尼采努力的目標。他相信這個目標，在悲劇中可以達到。就在悲劇思想繼續存在中間，人類的將來總有希望。(二十)悲劇觀察的人，有一種由觀察摧殘否定得來的最高快樂，好像事物的內心在同他高貴地講話。(二一)並不是他脫離了痛苦，其實剛好相反；他還驚覺悲劇英雄所受的痛苦，但是他在這兒成

覺着一種更高的更有大量的快樂。(二二)悲劇強迫我們去觀察個人生存的界限，但是隨時又不失掉勇氣。一種形而上學的安慰，把我們救出來。在很短的時間裏我們自己是宇宙的元始，所以雖然有恐懼與同情，我們生存的人類是快活生存的人類。(二三)

從上面的徵引研究，我們可以說：尼采對叔本華哲學的態度，是全盤承受的，但是爲什麼承受呢？原因是尼采認爲叔本華的哲學，根本推翻費力斯特的樂觀主義，讓我們清楚認識人生的本來面目，這一種本來面目清楚的認識，又建築了人類由悲劇藝術去獲得解放的基礎。所以尼采承認叔本華的哲學，並不是他的目的，乃是一種手段，一種方法，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在一方面來說，尼采也像叔本華一樣，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但在牠一方面來說，尼采則悲觀主義，根本上已經不完全是悲觀主義，因爲他悲觀就是要想清楚認識人生來達到他樂觀的目的，所以在這兒尼采的悲觀主義中間，已經攙雜了一點樂觀主義的成分了。

(二二) 尼采同叔本華根本的差異

尼采表面上雖是接受叔本華的哲學，但是根本上，他如同大華對人生的經驗感覺，全不相同。就在尼采一早的著作裏邊，就在他最相信叔本華悲觀主義的時候，我們處處都已經感覺得尼采對人生有一種熱情，對世界並沒有完全絕望，但是叔本華的著作裏邊，我們卻沒有這樣的感覺了。

在悲劇的極生裏邊，尼采告訴我們，痛苦的世界，對於悲劇的幻術，是需要的，就要靠這一種悲劇的藝術，個人纔能夠產生所脫的幻象，纔能夠沉浸在觀察幻象中間，安安靜靜地，坐在大海中搖蕩的小舟裏。(二四)尼采把叔本華的人類，認為根本上肯定人生。人類的痛苦，就像艾克頂快的樂騎一樣，把他迅速地送到完整的樂土，因此我們不能不承認牠，稱贊牠。叔本華的人類，要達到這種形而上的目標，達到的工具，就是痛苦的世界。這個世界，因為牠充滿了痛苦，所以人類不能不否認牠，但是又因為要達到他自己解放的目的，又不能不肯定牠，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人類的心胸，不能不放棄，他不能不克制他憤怒悲哀的情緒。(二五)

把叔本華的哲學，拿來這樣解釋改變，恐怕不是他自己能夠同意的事情。

在尼采的遺稿第一卷裏邊。(二二六)我們讀着這樣的語句：「信仰，生命衝動奇妙而假面具！同真實和諧，因為真實是個難解的謎團！反對解開這個謎團，因為我們不是上帝！快樂地跳在塵土中間，在不快樂裏邊快樂地安息！人類在他最高表示中間的最高的自制！生存的可怕的事物，裝點解釋成生存救濟的事物！在人生鄙棄中間的快樂人生！欲望在否定中的勝利。這些語，中間，都明白地表示作者對生命的執情，這是叔本華所沒有的。叔本華只承認宗教的價值，在預備否定欲望。叔本華決不會同真實和諧，快樂地跳在塵土中間，因為叔本華起首就把整個生存，認為不好，一切快樂，認為否定。至於欲望在否定中的勝利，同叔本華的思想，也根本不能相合。

如果我們把上面徵引的地方，再讀下去，我們發現：「可怕和可笑的事物，是有提高效能的，因為牠只是表面上可怕可笑。——總阿里秀斯迷人的力量，在這個世界觀裏，尤其證實到最高的程度；每人的真實，都散在現象中間，統一的欲望只在現象的後邊

報告消息，牠完全在智慧與真理的光榮中間，在耀人的光輝中間說着。」這裏尼采描寫宗教家和藝術天才，達到的智識程度。我們不能夠否認，尼采把叔本華盲目欲望的本事，說得太大了。叔本華在這裏都不會再認識他無知無目的的欲望。

爲何陳兩人的差異起見，我們不妨把叔本華對於這種情形的描寫，引在下面參考比較：(二七)「欲望的否定，走進了一個人的生活真邊，他的情形，從外表看起來，是窮苦憂愁缺乏，但是他充滿了內心的快活；天國的安靜。他沒有不安靜的生命衝動，他沒有歡呼的快樂，但是這種快樂的最後，一定有劇烈的痛苦作條件，來變化一個感覺生命快樂的人；他只有一種不可動搖的平和，深沉的安靜，內心的樂趣，一種景況；如果他放在我們的眼前，或者引起我們的想像，我們看見也不能不渴望，同時我們還不能不承認這是惟一正當的比任何別的都高尚的快活，我們較好的精神用來呼喚我們的聰明。我們感覺，每一個在世界上欲望的滿足，就像乞丐今天生活得着的布施，明天他又不能不飢餓了；在另一方面，欲望否定，就像承繼的地產；他把主人的憂慮，永遠解除。

叔本華這一段文章，還算表示了作者不少詩意的衝動，但是我們在這裏邊仍然不能發現尼采那熾熱的情緒。安靜的語調，從頭到底，好像作者同人生隔絕了一樣，尼采在那鄙棄人生快樂的時候無形中表示出來對人生的快樂，叔本華的文章裏完全沒有。

我們上面已經指出尼采，改造解釋叔本華哲學的原因了。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尼采素來就反對實際的悲觀主義，他就想用藝術來拯救他，消除他的疫氣。(二二八)尼采認為悲觀主義，只有在觀念範圍裏，纔可以成立。(二一九)「悲觀主義，作爲對不存在的絕望的渴想，是不可能的：只有對更好的存在！拿值得努力的涅槃來比較，藝術是一個可靠的事實。」(三十一)叔本華除了涅槃以外，沒有什麼可靠的事實，頂多只是欲望和由牠來的痛苦，但是痛苦也應該停止的，所以根本就沒有甚麼可靠的事實。

叔本華很注重悲觀主義的理論方面，因爲他說，哲學家應該是純潔的理論家，還要當然同叔本華個性不絕的理論有關係。(三一)我們只能夠「指示引證可贊美的值得欲望的人生變化。」(三二)人生中發生的事實，可以由哲學家的工作，得到一種了解，但是

這一種了解，雖然不無價值，却不曾改變人生的事實。尼采以為，如果一位哲學家僅僅從事研究認識，那麼也就可以不至於陷入悲觀主義實際倫理的錯誤；因為一種要把人生消滅的認識，必得要先把自已消滅，科學需要一種人生的健康教訓。（三三二）

就是因為這個原故，尼采除叔本華而外，第二個理想，希臘人，也拒絕實際的悲觀主義，因為希臘人雖然有一切悲觀的智識，但是他們決不走到悲觀的行動。（三四）希臘人不是悲觀主義者，也不是樂觀主義者，乃是真正的男子，他真實去觀察可怕的事情，一點不隱蔽他。他是人生的藝術家。（三五）

在另外一個地方，尼采差不多像他晚年一樣地鼓勵我們，預料我們；「我夢見了一羣人類，他們絕對地不知道寬恕，他們可以叫做『破壞者』；他們對一切事物都用標準來批評，他們為真理而犧牲。壞的同虛偽的應該要露出來！我們不願意預先建設，我們不知道，到底我們能不能夠建設，是不是最好不建設。世界儘管有懶惰的悲觀主義者和退縮的人——但是我們不同意同他們一樣。」（三六）

在第三部不合時宜的話：教育家叔本華那邊，也有差不多同樣的論調，那裏的思想，當然同叔本華的理想人類有關係：「自己隨時願意作第一個犧牲，來以求得的真理，深深地感覺着痛苦一定要從那種真理出來。固然他的勇敢毀壞了他世界的幸福，他一定要仇視他所愛的人類，和他從那裏出來的社會制度，就算某人某事的毀壞，對於他有痛苦，他也不能饒恕。他要教誤解，他要被認為他自己痛恨勢力的同志，羣衆一定認為他的見解不對，但是他要爲正義而奮鬥。」(三七)我們很難說，這一類思想，同叔本華同情的教訓，能夠打成一片。銳希忒在上面徵引的一段話裏邊，發現尼采從第一時期的思想到第二時期的過渡時代。(三八)但是尼采同叔本華內心的差異，恐怕不是寫這一段話的時候纔開始的，很早他同叔本華根本的態度，已經不同了。

叔本華認「癡狂欣喜」爲否定欲望最好的方法，極力稱贊牠，尼采却認爲最不自然認爲是一種發育不全的結果，一個變壞了的民族，也不願意去培養。(三九)尼采簡直就不承認這一種瘋狂欣喜生活的可能，(四十)他甚至於這樣說：「誰現在想當神仙……或

者簡直不像一位癡狂欣喜的神仙，或者簡直像一位俗不可耐的人。」（四一）我們固然可以連想到叔本華自身的生活，但是我們並沒有理由，說尼采一定連想到他。尼采所要求的，是人生，是新鮮活躍的人生，就像他在希臘人裏邊發現的一樣，不是叔本華的世界痛苦。叔本華的世界痛苦，不能給我們任何的解脫，牠只能作我們達到解脫的一種手段。但是這一種解脫，面子上看起來，雖然是消極的，而實際上却是積極的。尼采自始至終，是一個積極的哲學家，是一個積極的人，同叔本華根本是兩樣的。

(1) I 148 f.

(11) I 217 f.

(III) I 419.

(IV) I 128.

- (五) I 451.
- (六) I 450; X 524.
- (七) I 435.
- (八) I 431 f.
- (九) I 429.
- (十) I 409.
- (十一) I 56.
- (十二) IX 72.
- (十三) IX 79.
- (十四) IX 4.
- (十五) IX 73 f.
- (十六) IX 77.

臺灣大學圖書館

三三

- (十六) X 26; aus Schopenhauer's Parerga II, Kap. 12.
(十七) IX 24.
(十八) IX 78.
(十九) I 529.
(二十) I 147.
(二十一) I 155.
(二十二) I 117; vgl. Schopenhauer, Nachlass III 69 ff. 81 ff. 130 f.; IV 220;
(二十三) I 35 ff.
(二十四) I 428.
(二十五) IX 30 f.
(二十六) I 509.

- (III A) I 137 f.
- (III B) IX 75.
- (III C) IX 79.
- (III D) v.l., besonders V 236 ff.
- (III E) II 260.
- (III F) I 380.
- (III G) IX 112.
- (III H) IX 79 f.
- (III I) X 420 f.
- (III J) I 428 f.
- (III K) Raoul Richter: F. Nietzsche,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1903, S. 144.

從叔本華圖尼系

(三九) X 49.

(四十) X 210.

(四一) X 419. a.

張

第三章 過渡時期

(一) 起首的轉變

尼采同叔本華個性不同，對人生態度，根本兩樣，所以就在尼采最信仰推崇叔本華的時期，他們彼此的差異，已經無形中不可遏制地表現出來。後來時間越久，尼采越覺得叔本華的哲學不對，到最後他完全覺悟，不能不明白地根本反對叔本華。在這一章裏，我們要研究尼采對叔本華哲學轉變的步驟。

尼采脫離叔本華的發端，是他對於杜潤 Danneberg 著的人生的價值的批語。這個批語，是一八七五年寫的。尼采當時覺得他把「杜潤」作爲一種脫離叔本華的努力來研究，看牠那些地方還有叔本華，那些地方已經沒有。藉這個機會，再讀一次叔本華。(一)

杜潤這一本書，雖然寫得不好，但是裏面有許多主張，却恰合尼采這個時候的口味。最重要的，就是杜潤這一本書的基本觀念：反對形而上學，絕對地限制到世界人生，

從叔本華到尼采

是尼采很願意傾聽的。

杜潤的文章，就沒有叔本華的文章那樣漂亮。尼采發現杜潤常常說許多不合邏輯的話，叔本華的著作裏邊，也不能免，但是叔本華的不合邏輯，是由於「熱情的回憶」，杜潤的不合邏輯却只是一種「冷靜，冷靜，缺少風格調煉的聯合」。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尼采貪備冷靜，在科學著作，我們通常惟恐其不冷靜，尼采這一步批評杜潤道：「產生悲觀主義的，不是邏輯的，只是實際的需要。在另外一方面，產生樂觀主義的，却不是實際的需要了；快樂的人有他們的快樂，只是被悲觀的人強迫着的時候，總勉強去添設的一個系統，用這系統來保護證明牠。」

這裏尼采開端就反對杜潤樂觀的態度，說人生的痛苦，並不十分嚴密。尼采在人生裏邊，感覺着許多的痛苦，而且高興有這些痛苦，所以他很不願意隨便拋棄了他的痛苦。他不願意作快樂的人，他不願意作樂觀的費力斯特主義者。

尼采又說：一對完全不奮鬥的人，一切都沒有價值，對只從母親的人，一切就無

所謂善惡。我覺得批評人生價值的一切高度，都至多至門前高度和力竭爲喘氣，這都是說：第一步看目的，第二步看向着目的努力前進的程度。」這裏表示尼采整個人格中包含的力量，同叔本華的冷靜觀察，完全不同。叔本華認爲觀察是否定欲望的第一步，尼采却認爲奮鬥的力量，是衡量人生價值的標準。在這裏已經有尼采後來求教訓的根芽，他認爲不是快樂不快樂的問題，乃是力量的問題。

杜潤的書裏有好些地方，講到「癡狂欣喜」，尼采認爲錯誤。因爲「癡狂欣喜」，是否定人生的原素，所以尼采不能不反對牠，但是尼采此時還暫時認爲癡狂欣喜的理想，是對人生目的問題的一種答覆，因爲危險並不是悲觀主義，是一切事件的無意義。(二) 在批評杜潤人生的價值的時候，尼采已經明白感覺到叔本華哲學的錯誤，但是他還沒有十分決定，他還在那裏努力追求。他還不願意拋棄他的悲觀主義，他雖然精神上感覺着極大的痛苦，他還要勉強掙扎，對人生表示安靜，愛好，甚至於感謝。杜潤全書的基本觀念，反對形而上學，絕對地限制到世界人生，他雖然贊成，但是還沒有完全決定

。到第二年一八七六，他看完白若忒的慶祝歌劇以後，他幾開口張膽地宣佈他反對叔本華的主張。

(二) 正式的轉變

在第一時期尼采崇拜叔本華，同時他也崇拜瓦格勒。瓦格勒是德國很有名的音樂家，也是信奉叔本華哲學的人。叔本華的哲學，把藝術的地位，提得很高，認為藝術與哲學，是人生解脫的方法。瓦格勒根據叔本華的哲學觀點，製作了許多歌劇，一直到現在，德國人還崇拜愛好他。尼采那個時候，也把藝術看得非常重要，所以對於瓦格勒的歌舞劇，十分敬仰，後來得着一個機會，同瓦格勒會面，對於瓦格勒的人格天才主張工作，愈崇拜得利害。瓦格勒對尼采也很佩服，兩人成了莫逆的朋友。

在一八七六年，瓦格勒在德國的名譽，升起到了最高點。在白若忒的慶祝會裏邊，千萬的觀眾，都極口地稱贊崇拜瓦格勒的歌舞劇。尼采也在那裏。但是在大眾歡欣鼓舞的時候，尼采忽然感覺到瓦格勒的藝術，不是他理想的藝術，他對瓦格勒崇拜的熱情，

也因此冰消。他覺得他在悲劇的降生裏邊，討論了最難解決的問題，講了許多不能講的事物，他自以爲很靠得住的，都靠不住，他自以爲很有把握的，都沒有把握，因為他從前講的都是一些形而上學的問題，然而現在却是「人類的，純粹人類的時候」。

拋棄形而上學的問題，降下到純粹人類的事物，這是尼采對叔本華悲觀主義，第一步的轉變。

在尼采的遺書裏邊，有一段話，公開地反對叔本華的哲學：（三）「這就是像叔本華那樣形而上學家的價值：他們竭力去畫一張世界的圖畫；只是很可惜，這一幅圖畫，從世界變成了一個人；我們可以說，這一個世界就是叔本華自身的放大。但是這却不是真的。」這段直接反對叔本華，間接反對悲觀主義，因爲在叔本華悲觀主義的根底，就是形而上學。固然尼采也承認「一個人形而上學的觀念，是他高尚本性的證據，是高貴的要素，」（四）但是在下文不遠他立刻就鄙棄形而上學。（五）

在人類的純粹人類的第二冊，尼采說：「叔本華的教訓裏邊，宣傳許多的科學，但

是他的教訓並不能控制牠，只是老套的，大家都熟悉的，形而上學的需要。」（六）但是形而上學的缺點，就是牠常常都是悲觀的，因為牠不努力奮鬥現世的幸福。（七）另一方面，尼采的眼光，却注重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我們不能夠把我們認真的態度，放在形而上學和宗教上面，不然，我們對於人生和工作就不會認真了。（八）

在另外一個地方，尼采根本反對邏輯：「誰把世界的本質，啓示我們，一定要使我們大家都有最不快活的失望。世界不是物的本身，世界只是觀念，只是錯誤，有這樣豐富的意義，這樣深沉，這樣奇妙，產生幸福與痛苦。這一個結果，領導我們到一個邏輯的世界否定的哲學：這一種哲學，同邏輯的世界肯定，或相反的結論，一樣地可以聯合。」「許多可以令一位思想家發狂的事情，有種認識，也屬於這一類，就是不合邏輯的事物，對人類是很需要的，許多好東西，正從不合邏輯那邊發生出來。在感情，語言，藝術，宗教，在一切人生有價值的事物中間，都穩固地埋藏着，我們不能夠把牠取消，同時又不損害這些美麗的事物。……就是最理智的人，也常常需要自然，這就是說，牠

——這一切，在尼采的著作中，是沒有什麼新意的。L（九）

從上面這些徵引，我們發現，尼采雖然公開地不滿意叔本華的結論，但是自己正在找尋新的路子，來發設他新的哲學。他已經發現了世界的本質，人生的真理，但是他還不知道怎麼樣去利用他新的發現。人類的純粹人類的頭一部分的結論是：真理同人生是反對的。但是人類能夠在另外一方面，有意地停留在虛偽錯誤裏邊嗎？尼采把這個問題，讓個人的性格來決定。我們需要一個穩定，和善，根本快樂的靈魂，一種性情，不需專時時刻刻防守着怨恨和忽然決裂，在他的表示裏邊，不帶呻吟的調子和忍氣吞聲的口氣——那一些很久鎖着的老狗和老人討厭的特點。一個這樣利害地擺脫了通常鎖鍊的人，一定要繼續生活，因為要更知道得多。他一定要能夠不嫉妒不憂愁地拋棄許多，差不多一切，其他的人認為有價值的東西。他一定要把那一切最值得願望的狀況，自由地不憂不懼地超脫人類風俗法律一切遺傳下來的事物寶貝，認為滿足。L（十）

這一種解決的方法，當然是尼采暫時的，不是根本解決的方法。但是在這裏，尼采

主張滿足，使我們連想到希臘的快樂主義者，這對於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已經算是一個大進步了。

上文已經說過，尼采拋棄形而上學，降下到純粹人類的事物，是他對於叔本華悲觀主義第一步的轉變。叔本華認為形而上學和藝術，是解脫人生的方法。尼采現在不相信哲學了，但是他相不相信藝術呢？

從前尼采認為藝術是一切的安慰，一切的了解。他覺得觀察事物是美麗的，變成事物，是可怕的。(十)現在他却發現，他不能夠從藝術裏邊去得到智識真環，他一定要從科學方面去下工夫。要達到這個目的，他不能不改變他對於藝術的態度，因為依他現在看來，宗教藝術固然是世界的花，但是不是接近世界的根，乃是接近世界的莖。(十一)尼采本來就是最喜歡藝術的人，他自己就是一個藝術家，現在要叫他拋開藝術，談何容易！「形而上學的需要雖然這樣地強烈，自然，要離開牠雖然這樣地困難，但是我們把一切形而上學消除了以後，到底在他自由精神裏邊藝術最高的影響，最能均很容易

地，他已經摧毀了的暖聲的形而上學的琴弦，重新牽引出來。……如果他知道這一種情形，他心裏更感覺到一種深深的刺戟，長吁短嘆地希望一個人把他失掉了的愛人，重新帶回來，這個失掉了的愛人，大家叫做宗教或者形而上學。在這種時候，他的理智性格要拿來試驗。」(十三)

叫尼采拋棄形而上學，已經像拋棄愛人那樣地困難，現在要叫他拋棄惟一可以替他把愛人帶回來的人，要叫他把最後的希望也要完全斷絕，這是多麼痛心的事！

從前尼采贊成麻醉主義 *the Opium*，如像希臘人崇拜酒神，尼采認為有深厚的意義，因為這一種崇拜是達到消滅個人的道路。(十四)現在尼采發現藝術的麻醉影響，尤其是悲劇的，是有妨害的，因為我們不只是得着麻醉，我們更想到痛苦的消亡，藝術這種把人生的頃刻弄得可以忍受，同時牠也在人生上面，鋪了一層不潔淨的思想。(十五)從前尼采最崇拜的希臘人，現在他却這樣批評他們：「他們在日常生活裏邊太困苦了，所以他們自由地沈溺在虛言幻影裏邊，每一個富於詩意的民族，都在假話裏邊得着這樣

的快樂！」（十六）從前尼采最得意的悲劇，現在他却拿來猜鹿轡：「牠也許把我弄得更害怕，更容易感傷，更容易生氣，更喜歡流淚！」（十七）

藝術的價值，尼采在另外一個地方總結討論。他以為，叔本華兩個方面上學的前提，性格是不變的，有形的世界，只是現象世界，這兩個前提的錯誤一認識，立刻就把握從牠的高位擡下來作為科學預備的階梯。藝術教訓我們，有興趣快樂地在每種形狀裏去看人生，我們的感覺把我們帶到這樣遠，到最後我們要叫：「不管牠怎麼樣，人生總是好的！」藝術這個教訓，對生存有快樂，看人生，就像看一塊自然一樣，就像依照規律進化的對象一樣，沒有激烈的共同行動，——這一個教訓在我們中間生長，牠現在又重新出現，成為認識最有力量的需要。科學的人類，是藝術人類的進化。（十八）

這裏尼采明白地主張要拿科學來代替藝術，認為科學是藝術的進化，這却是尼采新的發現了。從前因為要從悲劇的藝術求解脫，所以叔本華的悲觀主義，成了悲劇藝術的基礎，現在尼采拋棄藝術了，他對於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又取什麼態度呢？

辯證遺囑問題的第三步，應該要知道尼采現在「立場」從前尼采的立場，是幸福不幸福？現在已經同幸福沒有關係了。尼采認為幸福是「科學的搗亂者」，（十九）「哲學一間這層問題，牠立刻就同科學分家：那一種是世界人生的智識，人類靠牠能夠頂快樂地生活呢？這層事情在梭格拉拉第派裏面發生：用幸福的立場，把科學研究的血脈，連貫起來——就是現在大家還這樣做。」不要一直到現在用得厭了的悲觀主義樂觀主義一類字眼了！——只有識天的人現在還必定需要。因為如果一個人一個創造最好世界的上帝，卻沒有來極謔，他為什麼還要作一個樂觀主義者？……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興趣去討厭上帝的辯護者，神學家，或者神學化的哲學家，沒有興趣去激烈地作反對的言論：說惡人治世，痛苦比快樂大，世界是一種製造物，壞欲望的現象老是生存……那麼我們也沒有理由承認悲觀主義的信仰，我們有把握的就是，世界也不好也不壞，也不管牠是頂好或頂壞，善惡的觀念只是在人類方面纔有意義，也許就在這兒，像牠通常應用起來的樣子，也是不對的：凡是詛咒和贊美的世界觀，我們無論如何，都得要擺脫。」（三十一）

這一段裏邊尼采每一個字都在反對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因為叔本華整個悲觀主義的根據，就是快樂不快樂的問題。但是快樂不快樂的問題，在神學和形而上學方面纔有意義，在科學方面沒有意義。我們不能夠答覆像悲觀主義者或者樂觀主義者那樣問的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站在另外一個立場上，那麼快樂不快樂，就沒有討論的餘地。至於同快樂問題相關而來的善惡問題，如果我們明瞭善惡的根本，用另外一副眼光來看，對於人生世界，也就用不看詛咒和贊美了。

科學態度是尼采現在的態度，用這種態度來觀察世界，世界就同叔本華悲觀主義的世界，完全兩樣了。

尼采告訴我們科學注意許多極平常因此極有影響的小東西。『這等微小匣子的總數是最有力量的，牠們總共的力量要算頂強壯的力量。』——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我們在世界裏邊發現的幸福，比悲哀，眼睛看見的多得多；我們只消準確地計算，把每天每個甚至於最殘廢的人生活靈總算的快樂時候，也不要忘記。』(一)世界上快樂比不快樂多

得多；實際上我對……，統率了汝身。(二二)人類在自然中常常自己都是小孩子。小孩子確實作了一個可怕的惡夢；但是等他把眼睛一睜開，他又常常看見自己在極樂園裏。(二三)

這樣我們就知道尼采的態度了。尼采要我們客觀地踴躍地科學地去觀察人生，不雜任何的感情，不受任何的拘束，不作任何的假設，換言之，就是不要任何的立場。這一種沒有立場的立場，就是尼采現在的立場！

「誰不欲望事物，只走近事物去獲得關於牠的智識，他的靈魂就很容易安息。……並且他擺脫許多痛苦的觀念，他聽見地獄懲刑，罪惡，沒有為善的本事，一類的話，他也不感覺什麼了，他認識裏邊只是世界人生錯誤觀察的動搖燈影。」(二四)如果一個人明白，罪惡到了世界，是因為理智的錯誤，就是因為這種錯誤，人類個人把自己看得比實際上更黑更壞，那麼他整個的感覺，就輕鬆了許多，人類同世界好像時時都在無傷害地允許裏邊，因為他根本上覺得就是這樣」。(二五)靠科學的力量，每一個人都可以達到

不負責任的目的。(二六)這樣我們就可以擺脫良心的束縛，沒有什麼良心的刺戟，因爲良心的刺戟，乃是一種愚蠢，就像狗咬石頭一樣，我們現在看世界也沒有什麼痛苦可憐了(每一個時代都有夠多的沒有良心的惡人；同時許多好人缺少了良心的快樂(二七))。

我們不聚形而上學了，不要良心了，宗教藝術我們雖然可以信愛，但是我們一定要超過牠們，那麼我們的光明之路就不遠了！尼采告訴我們：「這樣你就可以走上智慧的路徑，好好的步伐，好好的信心！你是怎麼樣一個人，你就把你自已作爲經驗的源泉！把悲哀拋棄在心外，原諒你自己的『我』，因爲無論如何，你自己心裏有一個百級的梯子，你能夠靠牠升高到智識那裏去。……不要鄙棄你自己，因爲你曾經相信宗教，你曾經有過一條到藝術的門路，你應該要根本研究牠。……一個人必須曾經受過宗教藝術，像母親和乳母一樣——不然他不能夠變聰明，但是一個人必須看過牠，長過牠，如果一個人只在牠們的範圍裏，就沒有法子了解牠們。……你有把握可以達到，你一切經驗的，……」

歸家，從這一極必須，抵達到普遍文化過渡的必須。……你相信，這樣一個人生兩這樣一個目標，是一切承辦事情裏太辛苦太空虛的嗎？那麼你還不知道，沒有蜂蜜比智識的蜂蜜還更甜。……就是這個人生，年齡到了最高點，智慧也到了最高點，在那種溫和的陽光裏邊，常常都有一種精神上的快活；兩翅，老年同智慧，你會在人生的山後撞見，這就是自然欲望的事情。那幾是時候，就算死的霧近臨，也沒有理由可以生氣了。接近光明——你最後的動作；一個智識的歡呼——你最後的聲音。」

尼采不失悔他從前愛過宗教藝術，並且他還勸我們也信愛宗教藝術，因為沒有這個經驗，我們不能夠變聰明，但是宗教藝術，不是我們最後的歸宿，我們一定要超過他們，我們如果不能超過他們，就連了解他們，都還不夠資格，其他不更用說了。

從此以後，尼采對於叔本華公開地攻擊，越來越多，越來越利害。叔本華悲觀主義的基本原理，如像欲望先於智識，性格不變，快樂是否定的，尼采都認為錯誤。特別是欲望統一的教訓，把愚蠢的鬼怪變成上帝。（二二九）叔本華的哲學是為激烈的和悲哀的

青年的，不是爲成人的。（三十）「類狂欣喜」叔本華認爲解脫重要的方法，尼采却認爲不過是一種複雜的肯定的自然的變化，（三一）有時候在其種情形之下，作爲很複雜的快樂主義，表現出來。（三二）如像勒阿拔第那種極度的不快樂的人，他思想消極的傾向，又變成終極了。（三三）

從前尼采稱我們變成叔本華的人，現在叔本華的人還剩下些什麼呢？「一個」人擺脫了道德宗教形而上學觀念明顯的錯誤的鎖鍊。但是只有品格高尚的人，纔能夠得這一種精神上的自由；只有他入空想，能夠輕鬆，傷痕纔重以醫治；他纔可以說，他爲快樂而生存，不爲其他的目的。（三四）

尼采從前因爲要反對藝術新時期的樂觀主義，所以不能不提倡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因爲要從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去達到精采壯烈的人生，所以不能不提倡藝術，特別是希臘的悲劇。因爲瓦格勒的歌舞劇，能夠創造出一種麻醉的狀態，使觀衆暫時忘記人生痛苦，所以尼采五體投地地佩服瓦格勒。但是叔本華的哲學瓦格勒的藝術，雖然能

擺擺廢弛的樂觀主義。然而紙形中却根本取消我們對人生的興趣，尤其是瓦格納的歌劇，只給麻醉我們，不當超越我們。尼采對人生始終是有熱情的，他始終願意奮勇向前，始終願意有個清楚的認識，叔本華瓦格納走的路徑雖然比費力斯特式樂觀主義強，但總使我們頹廢悲觀。裴廉墮落，比費力斯特式前樂觀主義，還更危險更可怕。

有了這一番痛悟以後，尼采不能不拋棄叔本華的形而上學了。他不能不同他最佩服最親愛的朋友瓦格納分家了。他雖然還不能根本反對他幼年時代的宗教終身愛好的藝術。然而他還是不能不認宗教藝術是必經的階梯，不是最終的目的了。

最終的目的，又是什麼呢？尼采告訴我們要用科學態度來準確觀察人生，不雜任何的情感，不用任何麻醉的方法，不作任何的假設。這樣我們纔能夠了解人生，了解以後，我們纔有對人生奮勇氣。尼采對人生積極的態度，同第一時期贊成叔本華悲觀主義的階級，始終還是一致的，不過從前注重形而上學，現在注意世界人生。從前主張藝術，現在主張科學。站在科學的立場來清楚觀察世界人生，這就是尼采新的驚醒。悲觀

主義已經根本破壞了，代替悲觀主義的新的世界現在已經宣佈了，這正是「朝紅」的時候！

朝紅來了！尼采要同叔本華告別了。尼采說他自己像好有叔本華的詛咒，現在這「詛咒」，他也擺脫了。他說：「叔本華沒有精細地思想過他的基本觀念，因為他沒有用理智經驗，就達到了牠們。」（三五）「沒有什麼生存欲望。已經生存的，當然不能再欲望生存；還沒有生存的，當然也不能有欲望。」（三六）既然沒有生存欲望，當然所謂否定生存欲望，不能作人生最高的目標。智識本來是淨物生來就有的，叔本華却說是從外邊來的。（三七）叔本華以為生存靠主觀，其實生存不靠主觀，只有生存的價值靠主觀。（三八）也就是這一點，同我們纔有關係。

尼采更明白地告訴我們：「當我慶賀叔本華，把他當作我的教育家的時候，我忘記了，他的教訓很久已經沒有一條能夠經得起我的懷疑；但是我不憂愁，我常常很極力證明戰塔沒有證明或者言過其實地在他的信條下面寫文章，因為我感謝地享受那個強有力

「田舎、根本的に自由地開放地管成り易い物、十年以來都在發展我。」(三九)

(1) Aus Kogel's Nachwort Der Erösere Teil dieser Betrachtungen findet sich in Band X der von Dr. F. Kogel bearbeiteten und wegen Ungerer seitlich wieder aus dem Buchhandel zurückgezogenen Ausgabe von 1898. Die Schlussbetrachtung findet sich auch in der kleineren Ausgabe: B492 ff.

(11) VII 488 f; XV 267 ff. XIII 90; XV 188; VI 301, 147 f.

(11f) XI 8x.

(11g) XI 21.

(11h) XI 22 ff.

(11i) II 44.

電報本館原良家

第14

德意志本華郵局表

五八

(十) XI 21.

(八) XI 21.

(九) III 4 41.

(十) III 47 44.

(十一) X 824, 418.

(十二) III 47.

(十三) III 161.

(十四) IX 74.

(十五) II 161, VEI III 115, 159.

(十六) III 162.

(十七) III 192 f.

(十八) III 206.

(廿八) II 28.

(廿九) II 29.

(三十) II 30.

(三十一) II 31.

(三十二) II 32.

(三十三) II 33.

(三十四) II 34.

(三十五) II 35.

(三十六) II 36.

(三十七) II 37.

(三十八) II 38.

(三十九) II 39.

從叔本華到尼采

從叔本華到尼采

(三十一) II 145, VI 63.

(三十二) XI 29.

(三十三) XI 30.

(三十四) III 361 f.

(三十五) XII 17.

(三十六) XI 190.

(三十七) XI 189.

(三十八) XI 185.

(三十九) XI 878.

第四章 反對時期

(一) 快樂的科學

尼采已經正式脫離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了。現在他可以告訴我們，他對於世界痛苦的態度，他怎麼樣去戰勝牠。

尼采不主張用禁慾主義，或者嚴行道德來戰勝世界痛苦，因為這都是用人工來毀滅人類自然的衝動。「道德有不良的影響，如果牠鄙視身體——道德是自然擾亂人類生理基礎發展的方法。」(一)「禁慾主義只有爲這一種人，纔算是正當的思想方法，這一種因爲情欲衝突像猛獸一樣，不能不根本摧殘牠的人。但是也只有爲這一種人！」(二)「但是其他的人，會注意身體，不會輕視牠，軟弱牠，像禁慾主義者那樣。」(三)

尼采要叫我們承認認識痛苦的快樂，他贊美這一種痛苦，世界上充滿了這樣的痛苦

；他歸視認識安靜的快樂。他不要沒有危險得來的智識；凶惡的薄，無情的山，常常纏圍繞着研究的人。(四)「最受痛苦的人從他的甚况裏邊，用可怕的冷靜來看世界上的事物……假如他一直到現在都在一個危險的想像裏生活：這一種由痛苦得來最高的冷靜，就是解除痛苦的方法，也許就是惟一的方法……智力可怕的緊張，抵制痛苦，使熾着見的每一樣東西，都在一種新的光綫下面光明；那一種說不出來的優美，供給一切的光明，常常都有力量來反抗自殺的誘惑，使繼續生存看起來是最值得欲望的……我們的驕傲從來沒有那樣地，巍然矗立；他覺得反叛像痛苦這樣一位暴君，反對他對我們一切反對人生的刁唆，是最有趣味不過的事情——人生恰好就是拿來反對這個暴君的。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們都會傷心地反對每一種悲觀主義……現在溫和恢復的頭一個曙光又來了……我們用更要求的眼光，又來看人類與自然；我們微笑着回憶，我們現在知道有些關係的事情是新鮮的，同以前不同的，因為一個面網已經掉下來了

這總還是變化的時節，只是映射將要新來的陽光。否定人生的迷霧已經消散了，肯定人生的太陽，還沒有升起。叔本華，悲觀的作者，在紙上寫出他所受的痛苦，我們不願意再同他來往了。我們更來往的，是一個激進的人，他告訴我們，他受了些什麼痛苦，為什麼他現「快樂地安息」。(六)但是從這一種快樂裏邊我們一直到現在還只待着一些暗示，我們在下文還要更仔細地探討。現在是「快樂科學」的時候了。

「人類必須要再『富豪快樂』。這是尼采現在發現的新工作。『我們自己一定要像上帝一樣，對一切事物都正直寬厚仁愛』。(七)因為要達到這一個目的，我們必須要「用種種方法來培植對人生的愛！就算每一個人想出來的，別人也要尊重，一件新的偉大的寬容一定要發生」。(八)「因此我們必須要『孜孜恨反對一切努力懷疑人生價值的惡烈惡鬥；反對愚蠢不滿意和辯論不平的人。……但是我們的仇恨反對，本身一定是造成達到我們快樂的方法』所以，儘管嘲笑，諷刺，一點不傷心地給毀了這是我們的死敵」(九)

從叔本華到尼采

人生的價值，要拿快樂與不快樂的標準來衡量，自然會錯誤。痛苦只能達到有腦子的地方。(十)痛苦與快樂是相對的，同真正的過程沒有關係。讓我們看穿這幕笑劇，好欣賞牠。(十一)「我們不要當快樂與痛苦的奴隸，在科學裏也不要當！不痛苦，快樂，並不能證明健康，——痛苦也不是反對健康的證明」。(十二)

但是我們怎麼樣纔能夠逃脫，這一種由叔本華悲觀主義得來的奴隸束縛呢？我們一定要把我們自己同我們新發現的純潔的自然來自然化。(十三)我們必須要從藝術家那裏去學正確地觀察事物，並且比他們還要聰明。因為他們美好的力量，往往在藝術停止人生起首的時候停止；但是我們却要作我們自己人生的詩人，先在最細微最平常的事物裏邊起首！(十四)我們的工作，就在觀察實際人生中細微的事物的本來面目。尼采在這裏把藝術家來比較，是因為藝術家求真的一方面，同學者是相同的，因為尼采是要不顧一切，尋求真實的，他要冒一切危險，去把人類從幻象裏去拖出來！不要有人生精誠的悲劇！(十五)

體靈素癩癩現在根本華那樣，只有安靜預備的性靈，因為根本華根本認爲科學不能給我們任何的智識，積頂多能夠給我們的智識，就是一切都是幻象，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尼采覺得「智識的熱情，看來好像生存的目的。」（十六）智識在尼采是肯定人生的原素。「人生是智識的方法——有這一個基本條件存心裏，一個人不但能夠勇敢地，甚至於快樂地生活，快樂地歡笑！」（十七）

關於痛苦和不幸的事情，大家都說得太過了。（十八）有智識的人知道，成功與失敗不過是筭語，我們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都不應該失悔或生氣。（十九）

在朝紅裏，尼采已經給我們說，整個的悲觀主義，不過是一種疾病。（二十）但是還並不是說，悲觀主義的發生，是實際需要的表示，其實恰好相反。悲觀主義的發生，是痛苦經驗匱乏的結果，因為大家總想把普通痛苦的觀念，當成最高的痛苦。（二一）對付這一種過甚的感覺，這一種特別「現在的需要」，只有一個藥方：就是「醫藥」。醫藥是緊要的！因此有啟蒙的喊叫，因此有許多各式各類虛偽捏造誇大的需要狀況，

因此也有很輕易對牠們的相信。〔(二二)〕反對虛偽的悲觀主義，真正的痛苦是緊要的，這道事實，也就是尼采一首小詩題名悲觀主義者的優美的意義。(二三)

是在以前我們已經這裏發發現同樣的語句，在快樂的科學裏邊，尼采經真正開始到斷痛苦。這不是費力斯傅式樂觀主義者的判斷，他只把事情美化，好像痛苦並沒有那麼壞，其實痛苦越大，人生也越值得生活。尼采現在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不再認為苦辯護，他簡直利用痛苦來辯護人生。這一種痛苦的觀念，從這一個時候起，到處在尼采著作裏邊出現，尼采的聲調也越發越激昂，並且還多少帶一點鄙視的態度。(二四)

(五)

快樂的科學中間還有比較安靜一點，科學一點的聲調。在那裏痛苦似乎是必須的，自然的，因此當然是不能判斷的，幸福的另外一方面。『我們最高等的美學家也不願意聽了罪惡，負擔了精神的痛苦和錯誤——一個哲人的社會，也許會創造一個惡的世界』。(二五)快樂與痛苦，是互相對立的。只有最能夠受痛苦的人，是最能夠享幸福的

人。(二六)

叔本華也是這様主張，智力增高，受痛苦的能力也增高，在天才範裏，這一種能力也達到了最高點，同時沒有組織完善的自然，老是埋藏在愚妄的痛苦裏邊。尼采只認到痛苦一方面的時候，就拿這一點來作爲他的悲觀主義支持的支柱。

尼采完全被他對生命的熱情支配着。他這樣愛人生，他簡直不能相信，會有許多報人生的人。(二七) 如果從前說，幸福只有在有意地輕視將來，纔可能。(二八) 現在他却認爲，將來沒有一定，正是人生最強烈的魔力；「這上面有一個靈魂可能的本色面糊，熱烈，反抗，益悔，諷刺，同情，引誘。」(二九) 尼采很高興，人類簡直不願意想到死。他願意作點什麼事情，使他們想到人生百倍地有思想的價值。(三十) 因爲人生並沒有使他們失望。一年一年，他們發現人生更豐富更值得欲望，更動聽。(三一)

(二) 力量的問題

從叔本華到尼采

「什麼叫做人生呢？人生——就是：不斷地把一件要死的東西推開；人生——就是：殘酷無情地反對一切我們中間而且不僅我們中間老弱的成分。人生——所以就是：沒有虔敬地反對將死的，可憐的，年老的人嗎？不斷地作凶手嗎？」（三二）戰爭是一切好事情的父親。（三三）使弱者消滅的毒藥，却是強者的興奮劑——他也不叫他做毒藥

•（三四）

這些都是尼采在朝紅雲邊的思想，漸漸成長變化，到後來居然到他「力量」的結論：「不是需要，不是欲望——不是，對力量的愛戀是人類的魔鬼。」（三五）不是幸福的問題，乃是力量的問題。「看懦弱的感覺，或者力量的感覺那一樣佔重心，就發生悲觀或者樂觀的哲學系統。」（三六）人生的價值，完全在力量，不在幸福，人類大部分都不明白。但是力量的問題，是這樣地清楚，我們無形中討厭一切懦弱無能，和生命否定。連希臘人我們都要克服，因為梭格拉第也是悲觀主義者，他也受過人生的痛苦。（

三七）

萬物現存，豈能永遠不為完全得用？我們有時需要休息，然休息是為了繼續奮鬥。有需要並非那樣，這就是我們對藝術最後的感謝。(三八)

尼采把人生同力量等等最實際的人生的肯定，已經實踐到最高點，這但是尼采再進這一步，想到一切的事物，有輪迴的可能。這使尼采對宗教或藝術有這一個思想。

尼采認為這一個思想的真理，是根本不容我們有懷疑的餘地。(三九) 仔細地想，尼采後的尼采告訴我們，「這怎麼可能？重新產生或重有？」他是一個魔鬼，他是最寂寞的寂寞者。他地跟着你來，「對你發問，你現在生活的狀況，你曾經生活過的人生，你必須還要一次以至於無數次生活，這難道不會有什麼新的東西？只有作生活中每一個痛苦，每一個快樂，每一個思想，每一個一切你說不出來的大事小事，這都必須要再到你那裏來。」一切都依照同樣的先後次序，對峙，同樣地這一個個的腳跟和月光，同樣地這一個個頂頸和我自己。生在永遠的步，這永遠重新扭轉，「你同他，「塵埃中的塵埃」(四〇)

尼采繼續地描寫，「一個廢墟，廢墟說，你不會倒在你自己，磨牙咬齒地咒罵他媽

？或者你曾經有一次生活過一個偉大的時刻，你會這樣答應他：「你是一位上帝，我從來沒有聽過更像上帝的話！」如果那一個思想，制服了你，像你這樣的人，他會把你變化，或者會把你壓碎，特別是那一個問題：「你願意再一次以至於無數次這樣生活嗎？」在你的行為上會成爲一個最大的壓迫！或者你必須要對你自己對人生變好，不要求別的，只要這個最後的證實確定嗎？」（四二）

主斯因爲這一個思想，說這是尼采瘋狂的起首。（四二）銳希特却批評他沒有科學的根據。（四三）這一種思想在尼采實在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我們知道尼采有一種習慣，一個思想，他一認爲正確，立刻就用全副精神去貫注牠，不管他自己以前相信過什麼，反對過什麼，一直到他把這個思想到底。他對生命本來有熱烈的愛情，再加上他對於形而式學的嫌厭，輪迴的思想在他反對死的事實的人，當然是很歡迎。現在我們要看看影響過尼采的叔本華對於輪迴，取什麼態度。

叔本華認爲輪迴的觀念，同他的教訓，剛好相反。對於相信輪迴的人，表示不滿意

他說：「一個人……不靠他自己的經驗，不靠他自己的了解，在每一個生命裏邊，認識永久的苦痛是一切的元素，反而在生命裏發現滿意……並且經過仔細思量以後，還希望，他一直到現在經驗過的生活，無窮的永久，不斷地輪迴」。(四四)

叔本華否定人生的態度，拿來同尼采的跳舞曲比較。(四五)真是有天淵之別。這裏詩人在心醉神迷的時候，歌詠他的愛人。這固含有抒情詩意的世界苦痛，剛強相反。這是愛情激烈的奔放，這些字句，無形中流露出來，真是對人生熱烈的感情，在不同的形狀中表現。

這裏有一個深沉長久慢性的痛苦，逼迫着思想家，到人生最後的深處。一八八六年，尼采在他快樂的科學序言裏說：「對人生的信仰已經沒有了：人生本身都成了問題。惟願人家不相信，一個人會變成憂愁的人！只有對人生的愛還可能——只是愛得不一樣。對女人的愛，纔令人懷疑……但是一切成問題事情的刺戟性，中間的快樂，對於這樣一個精神的和精神化的人太大。這個快樂，不能夠常常像太陽光明的烈火，照耀一

一切成問題感情的需要，一切不穩定事情的危險，甚至於一切愛人的嫉妒。我們認識了「一個新的幸福」。

快樂的科學宣言的幸福，現在完全表現出來了，「只是一種幸福，不是安靜的幸福，因為尼采根本就不會有安靜的時候。他只有熱烈的感情，不斷地向前推進。尼采已經看清這人生了，這一個持續的觀察，使他勇氣去努力一切。尼采說：「你儘能用所有的眼淚，所有的人世痛苦來動搖我；我一定要常常又在上頭，像油在水上面一樣。」（四六）「在世界上生活，是值得的；同薩亞屠師買一白和一席，教我愛世界。」（四七）「為知識而生活，也許是瘋狂的事情，但是也是一種快樂的記號。還有去認識最壞的影響，極深沉的痛苦，去研究生長毀壞，這些一切，都給我們快樂。」（四八）

「尼采愛人生到了極點，所以他愛人生的一切，因為他愛人生的以切，所以對於自己，尼采也體然應當愛。」「誰要想瞭解快樂像一隻鳥一般，他必須要愛自己；非！我這樣教訓。當然，是靠着雷鳴的火的聲音，因為他們的自愛都發出吳聲了！」「個人必熱緊

「用健康完全的愛，來愛自己！」我這樣教訓他。——這樣否定人生道德最後的關懷也
除去了。尼采明目張膽地說：「今天我愛我自己像愛上帝一樣。誰能夠今天告發我犯罪
呢？」（四九）「要快樂，作你有快樂的事情。」（五十）「用你的善惡，你把你的
善惡將描與了。你的意志弄得疲倦了。」（五一）

到了這個時候，尼采已經從叔本華的悲觀主義，逐漸趨向悲觀主義的境界了。少年
的尼采依賴叔本華，現在尼采已經欺人自欺了。他現在要的是人生，是世界。形而上學者都
是和毒藥的人，尼采曾經吃過他們的毒藥，所以變成悲觀主義者。（五二）現在除去罷
，鼓吹死的人」（五三）

尼采這個時期的著作裏邊，常常表現一種發狂的歡喜。特別在蘇格拉底與亞里士多德
裏不斷地說：「教我笑罷！」「真的，就像小孩一般，像買屠師賣走狗所有的
的瓦屋，笑這些守夜的和看坟的人，誰還用悲哀的鑰匙來振擊。」（五四）「恥笑從來
一切的悲觀主義，這個是古代小孩子的胡說八道！」（五五）

俱是在這種激烈表示的旁邊，同時也還有比較安靜一點的言論。一番狂風暴雨之後，「爲什麼」的問題，又自然而出來。人生也有不能笑的時候，這樣的時候，尼采却也不少。經過許多苦心的探討，尼采找出他對人生爲什麼的答案了。這一個答案，就是我們去家都聽說過的——「超人」。究竟尼采的「超人」是什麼意思，現在許多學者，意見都還不能一致。不過我們在這裏頂要緊的，就是尼采到這個時候，已經完全擺脫了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已經自己懸掛了他的新目標，每一個人都可照着他這個目標前進。尼采告訴我們：「唯一的幸福，就在工作；你們大家都應當來共同工作，享受每一個行爲裏邊的幸福。」（五六）「工作同死，超人生活，這就是人生的準繩，因爲人類是應當克服的東西。」（五七）

（三）古典的悲觀主義

尼采要求不斷地工作，需要一個堅強的意志，一個要求力量的意志，只有要求力量的意志，纔是人生。（五八）這樣尼采仍然轉到人生。從前的思想，又回復過來：快樂

間痛苦，不是推卸的版圖，力量纔是。(五九)健康的人，有新鮮的生命，有盈餘的精力，不能不發洩；但是發洩不能不有戰爭，一切不能不痛苦，不能不死亡，弱有應付要死亡，強者總能夠更強，人生要求這樣。(六十)照我們頭一眼看來，痛苦似乎對人生是否定的，阻礙的，就像叔本華那樣解釋。但是尼采却認為痛苦是真正人生最不可缺少的條件。尼采現在關於痛苦方面講的話，同從前講的也差不多。(六一)但是現在講的話，給我們一個新的印象，因為中間有越來越激烈的感情。

力量是意志的奮鬥，要達到力量，非工作不行。事物的輪迴不應該使我們休息，輪迴的真髓到是應該，從自身裏面去創造一個再生，這只有靠肯受痛苦的意志。「小痛苦把我呵弄小，大痛苦把我們放大。肯受大痛苦的意志，所以也是自私自利的要求。」(六二)「你們想解除痛苦，我們却寧肯願意有從來沒有更壞的痛苦……痛苦的訓練，大痛苦的訓練——你們不知道，只有這一種訓練一直到現在纔把人類提高了嗎？」(六三)如果人類要變成超人，那麼他的痛苦也一定要變得可怕的。需要毀滅，就是人生毀滅。

。讓愛人生，誰就只能希望，人生變得更好，更痛苦，因為意志的力量，完全看他得着多少反抗痛苦，看他知道怎樣去把這些反抗痛苦變成利益，來衛護。(六四)，個人的經驗告訴我們，不幸的時候有很高的價值，民族和個人不幸的時候，也是一樣。對痛苦的恐懼和仇恨是本能的。(六五) 尼采差不多要拿人類受痛苦的程度，來判斷他們人格的高下；深沉的痛苦，使一個人高貴；他一個人從平常羣衆那裏分開，因為平常羣衆，精神上沒有這樣細緻的組織來敏銳地感覺痛苦的深遠，因此我們，很可以有不幸的驕傲。人類知道痛苦是怎樣有價值，所以他總不願意儘快離開，這就是怨歌更高的理智。(六六)「世界如果除掉了痛苦，在每一個意識上，都是不盡心的；也許快樂也不過是同樣東西的另外一個形式，一個有節奏的操演，去套緊鐵，去抵禦痛苦是生存根本的東西。」(六七)

現在藝術又出現了！在尼采最後的著作裏邊，我們發現最初時期的思想，尼采很重視修改了史料裏面來，藝術，特別是悲劇的藝術，又說到，藝術是教養中可憐的與會者，

把這所認為否定人生的橋樑，悲劇的快樂，表示強壯的時代。(六八)

在另外一方面，尼采永遠也不要宗教了。「這樣沒有把握的人的救急方法，他們只能夠選擇作放棄者，豬夫或者受苦修行的人。作爲憐友的路完也未曾不可以允許的同樣的像那樣有基督教和佛教想辦法的人。他們完全懸空覺得自己失敗於我們對完整留心他們。因爲他們把全世界都毀謗了。他們自己也難得選擇。但是這是我們的智慧就把這和思想。和宗教斷絕爲大瘋人院和監獄。」(六九)

—— 蒙本華也一癡狂欣喜以作爲解脫的方法。尼采却認爲解脫最好的，僻野的方法。就是在工作中不斷地工作，連疲倦都可以克服。一個如我把我的負擔以到了疲憊的端點。我要怎麼樣換氣伸腰呀。書中英雄在路坐常帶這樣想。但是到了上面。他把負擔卸下，他又這樣作。他強制他的疲倦，這個時候有三個神聖的職責。穿過他的身。第一(七)不要那來自尋苦惱的人。他們依照這個秘密的宗道生活。只是背離去。自己覺着痛苦。不願意作任何事情。(七一)

我們知道，尼采對於傳統的道德，很久以前就認為否定人生了。現在他反對舊道德的情緒更加劇重！他把牠們一瀉狂放喜以放在一塊兒，說牠們違反人性。（七二）尼采建設了一個人生新的不道德的基礎。因為道德的基礎同宗教老分不開。頂大的危險，不是悲觀主義，不是痛苦快樂的計算，乃是一切事情的無意義！（七三）

我們現在已經明白，尼采把癡狂欣喜，傳統道德字和同這兩種相關的悲觀主義，認為是病理學上的現象。在道德的系統學裏邊，這一點尼采更盡量地攻擊。他認為叔本華曾經把同情、自制、自殘的本能，那麼籠罩崇拜；一直到他認為牠們有價值，想在牠們上面建築人生。就在這裏，尼采看見終局的起首，回復的疲倦，欲望反對人生，最後的病體柔弱悲哀地宣告來臨。尼采認為同情的道德，甚至於把哲學家都抓住，把他弄病，是歐洲文化已經變成悽慘最悽慘的現象。難道歐洲文化要變成佛教嗎？要變成歐洲人的佛教嗎？要變成無神主義嗎？（七四）

悲觀主義的極端，尼采在晚年著作，常常呼牠為無神主義，呼牠為疾病。但是尼采

大體來說，是把痛苦作為成長變化的先決條件，所以悲觀主義在一些限制之下，又得着尼采的尊敬，這樣我們無形中又不能不連想到尼采第二時期的思想，因為那個時候，尼采把悲觀主義認為悲劇的先決條件。

尼采現在分別兩種悲觀主義：一種是叔本華浪漫的悲觀主義，一種是古典的，或者是希臘酒神的悲觀主義，或者狄阿立色斯的悲觀主義。關於第二個名詞，尼采還有一段解釋：「還有完全不同的一個悲觀主義，一個古典的——這一個觀念，導一個夢象屬於我，不能離開我，是我的財產生命；只有我的耳不喜聽『古典』那個字，太濫用了，太圓滑，不能認識了。我叫那一種將來的悲觀主義——因為牠來了！我看見他來了！——狄阿立色斯的悲觀主義」。（七五）

尼采叫叔本華的悲觀主義為浪漫的悲觀主義，從上文歸納起來，因為牠否定人生，想用藝術形而上學或者其他麻醉的方法來逃脫人生。他稱他現在的悲觀主義為古典的，或者狄阿立色斯的悲觀主義，是因為這一種悲觀主義是健康的，不是病態的，是肯定的

，不是否定的，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他看清楚了人生的痛苦，但是他願意盡量忍受一切的痛苦，痛苦愈多，他感覺的快活反而愈大。所以這是一種悲觀主義，是古希臘力者的悲觀主義。尼采說：「爲什麼要流眼淚呢？『不』這是這個懦弱悲傷的思想。」（六七六）

尼采狄阿立色斯的悲觀主義實際上早已不是悲觀主義了。他同其他悲觀主義，除未外表有異，實在沒有多少相同之點。因爲兩種悲觀的主義，其目的內容是完全不相同。從最初到現在，尼采的態度思想，雖然經過許多的變遷，然而他對人生的熱情，始終是一致。在反對叔本華的悲觀主義的時候，尼采對人生的感覺，與叔本華不同，就在這裏。就叔本華的悲觀主義的時候，尼采對人生的感覺，與叔本華根本兩樣。尼采對人生始終是積極的，始終是向前的，叔本華對人生始終是冷靜的，始終是退後的。我們看尼采雖然最初因爲悲觀主義的觀點，同他的脾味相合，居然受了叔本華的影響，到後來還是逐漸地感覺精神不安，主張不對，最後居然脫離了叔本華，回過頭來他自己。

- (十三) V. 149.
(十四) V. 229.
(十五) XII. 18.
(十六) XII. 5.
(十七) V. 245.
(十八) V. 246 ff.
(十九) V. 78.
(二十) IV. 284; XI. 29. *ver. usque*; *ver. pro.*
(廿一) V. 84.
(廿二) V. 89 f.
(廿三) V. 20.
(廿四) XV. 461.

(一七) XII 86.

(一八) V 49 f. 81. 232. 235 f; XII194.

(一九) VI XII 159.

(二〇) XI 307.

(二一) V 268 f.

(二二) V. 211 f.

(二三) V 245.

(二四) V 68.

(二五) V 184.

(二六) V 57.

(二七) IV 235. 239. 269.

(二八) XI 252.

從叔本華到尼采

- (四九) V. 265.
(四九) V. 149 f. 323-333.
(四九) XII. 57. 63. 64.
(四九) V. 265.
(四九) V. 265 f.
(四九) A. Dewa: Nietzsches Philosophie. Heidelberg 1904. S. 334ff.
(四九) R. Richter: F. Nietzsche,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Leipzig 1903.
(四九) I. 370 f.
(四九) VI. 156 ff.
(四九) XII. 298. 383.
(四九) VI. 492. 517. 325. 329. 331. 337-347.
(四九) XII. 242. XIII. 42 f.

- (四九) XII 264.
(五十) XII 285.
(五一) XII 262.
(五二) VI 13. 41 ff.
(五三) VI 63 ff. 459.
(五四) VI 209. 234. 307. 511. 430.
(五五) XII 339.
(五六) XII 361.
(五七) VI 16. 63.
(五八) V 285; VII 238 ff.
(五九) XV 325.
(六十) VI 230; XII 240; XIII 152. 157. 258; XV 84.

- (六二)) vel. XII 195 n. VI 469.
(六三)) XII 251. 288.
(六四)) XV 65. 181.
(六五)) XII 440.
(六六)) VII 151.
(六七)) XII 258; XIII 237.
(六八)) XIII 90.
(六九)) XV 381. 387 f. 398.
(七〇)) X II 303.
(七一)) XII 255.
(七二)) XII 297.
(七三)) VIII 427; XV 95; VIII 84 ff.

(中四) 卷 III 907.

(中圖) VII 292 2.

(中五) V 324 ff.

(中六) XV 32.

從叔本華到尼添

第五章 結論

在上文我們已經把尼采同叔本華的關係，逐步地分析研究了。我們現在明白叔本華同尼采兩人對人生的情緒，根本不同，所以從叔本華到尼采，是一種不得不然的趨勢。叔采起初崇拜叔本華，相信叔本華的悲觀主義，是因為尼采恨極了當時一般的費力斯轉式的樂觀主義，對於歐洲文化一切事物，都認為滿意，不求進步。這一種膚淺惰性的樂觀主義，除了用叔本華的悲觀主義，讓大家清楚看見人生的本來面目，沒有法子根本推翻。但最樂觀主義雖然推翻，尼采的目標，却同叔本華根本不一樣。叔本華認定人生是欲望，欲望是痛苦，所以根本解決人生的辦法，是消除欲望，免去痛苦。消除欲望的方法，叔本華認為最上乘的是形而上學與藝術，其次如「癡狂欣喜」和受苦修行只要能夠排除欲望，給人生片刻或永久的解脫，叔本華都盡力提倡。

尼采也相信叔本華藝術的方法，也就是因為相信叔本華的藝術論，所以纔回想到希

臘的悲劇。尼采覺得有臘的人，並不是不知道人生的痛苦，但是明明知道人生的痛苦，他們實際上仍然不悲觀，仍然有勇氣去生活。這一種勇氣，給人生以不少的精采。希臘悲劇的妙處，完全建築在這一種對人生的勇氣。所以尼采相信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不過是利用牠來使大家清楚認識人生痛苦，纔好像希臘人那樣鼓起勇氣去得人生的快樂。

但是尼采漸漸的感覺利用悲劇利用叔本華悲觀主義的危險，因為叔本華的悲觀主義，雖然能夠使我們清楚認識人生的痛苦，推翻膚淺無聊的樂觀主義，然而大家因此很容易對人生頹廢悲觀，失掉了對人生的勇氣，甚至於根本拋棄人生。瓦格勒的歌舞劇雖然初看起來，好像能夠像希臘悲劇一樣，能夠停止我們的欲望，暫時解脫我們世界上一切的痛苦，然而中間最重要的還是一種麻醉功用。大家從那裏，並不能清楚認識人生的痛苦，有勇氣來承受牠，乃是暫時忘掉了一切的痛苦，苟且儂安。所以叔本華的形而上學和瓦特勒的藝術，都有使歐洲文化，走入墮落途路的危險。尼采看見這點，所以說不能夠過憐憫了。

尼采不願意再談形而上學了，藝術宗教也不是正當解脫的辦法了。尼采現在要談的，就是目前的是非，實際的人生，我們要用科學的態度來客觀地觀察他研究他。我們要有最大的勇氣，我們要有不怕任何真理的危險。這一種不顧一切犧牲去承受真理的勇敢，是尼采現在要提倡的。這樣科學客觀地觀察事實以後，尼采跳出悲觀主義樂觀主義的範圍了，因為悲觀主義樂觀主義的基礎，是痛苦與快樂，但是痛苦與快樂是相對的，如果我們從科學的眼光來看，根本上就無所謂痛苦與快樂了。

這樣認識之後，尼采更感覺叔本華悲觀主義根本錯誤對於他不惜進行激烈的攻擊。同時尼采雖然感覺到叔本華的主張不對，雖然感覺到科學能夠幫助我們客觀地找尋事實，但是人生的歸宿，努力的目標，尼采還沒有十分認識清楚。漸漸他覺悟到「力量」。他認為一切的根本，不是快樂與不快樂的問題，乃是力量的問題。要求力量的意志，是達到人生光明的惟一方法。最後他提出「超人」，超人要不斷地工作，不斷地努力，有勇氣去承受一切，克服一切，痛苦越多，他人格表現越偉大。到這個時候，尼采無形中

又回復到他第一時期提倡希臘悲劇的思想了。他叫叔本華消極頹廢的悲觀主義，爲浪漫的悲觀主義，他叫他現在積極努力的悲觀主義爲古典的，或者狄阿力色斯的悲觀主義。

到了這個時候，尼采纔完全認識了他自己。從叔本華到屈采這個問題，總得正當的解決。

參考書目……

- P. Deussen: *Erinnerungen an F. Nietzsche*. Leipzig 1901.
- A. Drews, *Nietzsche's Philosophie*. Heidelberg 1902.
- E. Düring: *Der Wert des Lebens*. Leipzig 1891.
- E. Forster-Nietzsche: *Das Leben Nietzsches I und II*. Leipzig 1895—97.
- W. Glasier: *Das Mitleid in der neueren Ethik*. Halle 1902.
- W. Hauff: *Die Überwindung der Schopenhauerschen Pessimismus durch F.*

Nietzsche. Halle 1904.

Kuno Fischer: Schopenhauers Leben, Werke und Lehre, Geschichte der neueren Philosophie 9. Heidelberg 1903.

E. v. Hartmann: Das religiöse Bewußtsein der Menschheit. Berlin 1883.

E. v. Hartmann: Zur Geschichte und Begründung des Pessimismus. Berlin 1881.

Nietzsches Werke, klein 8 Gesamtausgabe. Leipzig 1899 ff. Bd. 1—13 und

15. Daneben wurde der 10. Bd. der Kogelschen Ausgabe benutzt.

Nietzsches gesammelte Briefe I und II. Berlin und Leipzig 1902.

Henri Lichtenberger: Friedrich Nietzsche, ein Abriss seines Lebens und seiner Lehre, deutsch von Friedrich von Oppeln-Bronikowski.

Dresden 1905.

- F. Lessing: Nietzsche, Berlin 1925.
- R. Ochler: Friedrich Nietzsche und die Vorsokratiker. Leipzig 1903.
- A. Riehl: F. Nietzsche, der Künstler und der Denker. Stuttgart 1897.
- A. Riehl: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Leipzig 1903.
Schoenhauer's Werke, Leipzig, Reclam.
- O. Ewald: Nietzsche's Lehre in ihren Grundgriffen. Berlin 1903.
- J. Volkelt: Arthur Schoenhauer. Seine Persönlichkeit, seine Lehre, sein Glaube. Seutzart 1900.
- H. Vaihinger: Nietzsche als Philosoph. Berlin 1902.
- J. Sully: Pessimism, History and Criticism. London 1882.
- R. Willy: F. Nietzsche. Eine Gesamtschilderung. Zurich 1904.
- M. Montscler: War Kant Pessimist? Im 4. Bd. der Kantstudien 1900,

尼采的哲學

第一章 尼采的思想

近代哲學家，對於世界，影響最大的，一個是黑格爾，一個是尼采。黑格爾是最偉大的系統哲學家，他把康德以來一脈相傳的邏輯主義，造成最精密的哲學系統，對於一切問題，都給他一個總解決。雖然他的哲學，非常艱深，除了少數專家而外，一般人不能問津，然而他的勢力，却到處表現。至於尼采的哲學，性質和黑格爾的哲學，全不相同。黑格爾是大學教授，他的著作的讀者，都是大學範圍裏面的人，他作學問的方式，謹嚴、精密、艱深，尼采雖然作過大學教授，但是後來他不願意作了，他宣傳的對象，不是少數的同行，他作學問的方法，大部分憑他的天才和直覺，少數的同行，雖然反對他，挑剔他，然而他看透了世界人生，抓住近代文化中最精要的問題，他的著作，到處發生偉大的影響。

通常我們研究尼采的思想，不能像研究旁的哲學家那樣，提出幾個問題，看這位思

想家有什麼意見。最大的困難，就是尼采的思想，不斷地成長變化，每一個時期，有他每一個時期的思想。假如我們不管他的變化，斷章取義，摘錄尼采幾句話，就說是尼采的思想，那麼我們就會陷於矛盾，錯誤，紊亂。所以我們研究思想的第一步，就先劃分出他幾個最明顯的階段，加以簡略的說明，以後提出任何問題，我們再問，尼采在某一個階段中間，他對於這一個問題，取一種什麼態度。

尼采思想的演變，有一個顯明的時期：第一時期；尼采的哲學以藝術為中心，我們可以叫他做「藝術時期」。第二時期，尼采對於科學，發生極濃厚的興趣，一切問題，都以科學為出發點，我們可以叫他做「科學時期」。第三時期，尼采擺脫科學，提倡超人，我們可以叫他做「超人時期」。

(一) 藝術時期

在第一個時期，影響尼采思想最偉大的兩個人物，就是叔本華和瓦格勒。叔本華的哲學，有兩個顯明的特點。第一個特點就是他的推論，都是以意志為中心。意志是宇宙

萬有的根源，是推動一切的力量。然而意志是盲目的，機械的，不知從何處來，也不知從何處去。因為生活不能不有意志，有意志即不能不有痛苦。所以生活、意志、痛苦，成了解不破的連環。人生的問題就是怎樣對意志求解脫。叔本華哲學第二編特論就是藝術占人生極重要的位置，對於意志永遠的解脫，叔本華提出遁世主義，然而實行非常困難，至於暫時的解脫，就是藝術。生活雖然離不了意志，然而在藝術的創造欣賞的過程中間，人類也可以暫時擺脫意志，達到內心的安靜。（參閱「叔本華的貢獻」及一九三六年清華學報陳銓「從叔本華到尼采」。）

瓦格勒是德國有名的音樂家，他的歌劇，一直到現在，風行全世界。他是叔本華的信徒，在他歌劇裏邊，他根據叔本華的哲學，作種種崇高的藝術表現。叔本華非常看重音樂，認為音樂是藝術的最高峯，因為音樂最能直接地領導人類到無欲的境界。瓦格勒認為文學和音樂，都來自藝術家精神上同一的源泉。音樂家應當同時就是詩人。藝術的材料，應多從全民族精神生活採取，必須包含國民性。在瓦格勒的歌劇裏邊，沒

有任何個別的藝術，文學，音樂，圖畫，雕刻，一切不同的藝術，在這兒都得於一種綜合的表現。

在一八六五年，尼采纔廿一歲，他在萊布慈一家舊書店裏，湊巧買了一本叔本華的主要著作「意志和觀念的世界」。他讀完以後，立刻成了叔本華的信徒，以後雖同叔本華的主張，常有出入，甚至反對，然而叔本華的影響，他永遠也沒有逃掉。尼采曾經說：「我是叔本華讀者的一個，他們確實知道，讀了他的一頁書，就得從頭到尾讀完，就得專心致志，聽他口裏講的每一個字。我對於他的信心，立刻就是圓滿的，完全的」。在一八七〇年，尼采又說：「叔本華的談話，是只對他自己，或者，假如你願意想像一位聽者，讓他是一個兒子，父親正在教訓他。猶是一種粗糙，誠實，愉快的談話，對一個聽他愛他的人說的。這樣的作家是很少的。他的力量和清爽，在他第一個聲音的震響，就包圍我們；就好像走進森林的高山，那兒一切都深深地呼吸，但是立刻就舒服了。我們到處都感覺一種爽快的空氣，一種他自己的坦白和自然，這種坦白和自然，只屬於

自己和自己像居家那樣融洽的人，他確是一個極富豪之家的主子。」

尼采對於叔本華，非常愉快感激，因為叔本華給他精神生活，開闢了一條新的路徑，叔本華教他怎樣觀察世界本來的面目，看清人生真正的痛苦。尼采第一期幾部最重要的著作，如一八七一年「悲劇的降生」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六年「不合時宜的思想」中間包含「大魏司喬士」，「歷史對人生的利益和缺點」，「教育家的叔本華」同「瓦格勒在攝羅」都是叔本華影響的結果。

叔本華悲觀主義的根據是意志。世界是意志造成的，世界的萬事萬物，不過是意志的幻象。尼采的看法和叔本華在這一點，完全相同。尼采也和叔本華一樣，認為人生世界一切痛苦的根源，就是永遠不能滿足的意志。然而意志痛苦的解除，就是藝術的創造和欣賞。所以藝術就是尼采的理想，然而這個理想，他發現在瓦格勒歌劇中，有了充分的表現。藝術家憑他的藝術，把自己和人類，從意志痛苦中解放。

但是這一種藝術理想的前提，自然是悲觀主義。在人類生死存亡中間，悲觀主義者

看出盲目的，永遠不能滿足的意志和幻象，不斷表現各種的形式。藝術提高人類，使他
自己解放自己，使他變成高貴聰明神聖。在這一種情形之下，藝術理想是悲觀主義者決
不可少的工具，悲觀主義是藝術理想決不可少的泉源。所以尼采和叔本華都極端反對樂
觀主義，使我們不能看清楚人生世界的真實，在「大魏司喬士」一篇文章中間，尼采極
力反對司喬士所代表的樂觀主義。

從希臘悲劇湛深研究，尼采發現希臘人，也是悲觀主義者，至少高貴的希臘人，如
像恩伯多克利斯，都是這樣。理智主義者梭格拉第，是樂觀主義者，然而他代表希臘文
化退首的下降。只有抱悲觀主義的人，纔是人類真正的導師，所以叔本華是最好的教育
家。只有悲觀的藝術家，纔能產生悲觀的藝術，所以瓦格勒是最好的藝術家。

尼采在中學的時候，已經就欣賞瓦格勒的音樂，聽了瓦格勒「崔士球和伊梭達」以後
，他的欣賞變成熱情。一八六八年，尼采得着機會會見瓦格勒，兩人差不多一見傾心。
在給他的朋友諾德一封信裏邊，尼采描寫他第一次會見瓦格勒的情形：「現在讓我給你

一個簡單的敘述，那晚上什麼事體發生；的確，我經驗的快樂，是這樣的難得和令人興奮，就是現在，我也不願再回到我過去單調的生活，我不能想任何更好可以作的事情，我只想到你那兒來，我親愛的朋友，告訴你這些奇妙的消息，瓦格勒在晚飯前後，爲我們奏音樂，他把「唱師」中間比較重要的每一段都奏過了。他做效各種的聲音，他非常高興；他是一個特別活動特別熱情的人。他說話極快，表示大量的機智，他能夠使那一晚上人類集合的私人團體，十分快活。我想法同他有一段關於叔本華較長的談話。呵，你明白，對我是怎樣一種快樂，聽他用不可形容的熱情，來談我們的先師——他得着了，他多少益處，怎樣他是唯一認識音樂精華的哲學家！然後他問及大學教授們怎樣對待他；關於斐亞格哲學會笑了一大陣。……在這晚的終局，他……和善地請我再拜訪他，我們好一塊討論一點音樂和哲學。」

從這個時候起，一直到一七七六年，尼采和瓦格勒保持最熱情的友誼，他常常去拜訪瓦格勒，虔誠地欣賞他，崇拜他。兩人的主張，完全一致，叔本華解脫的理論，在瓦

格勒的藝術中間，得着了充分的實現。瓦格勒對於尼采，不但是位親密的朋友，崇拜的藝術家，簡直是哲學家精神的結晶體。

尼采一八七一年完成的「悲劇的降生」，他獻給瓦格勒，因為這本書主要的內容，是說明希臘的悲劇和瓦格勒的藝術，相互的關係。瓦格勒和他的夫人，非常高興，同時也有許多人攻擊尼采說他曲解希臘的戲劇，不合語言學家的精神。學生們都接受別人的勸告，不再聽他的演講。他修辭學班上，只留下兩個學生。

社會上的攻擊，並不能搖動尼采的主張。他和瓦格勒的友情，仍然保持白熱的高度。瓦格勒寫信給他說：「除開我妻子而外，你是人生帶來給我唯一的快樂。」他又說：「尼采，我對上帝宣誓，你是唯一知道我奮鬥什麼的人。」一八七六年尼采完成他「瓦格勒在攝羅」，把稿本送給瓦格勒，瓦格勒驚喜回答他，「朋友！你的書真是偉大！你怎麼會知道我這樣清楚？趕快來，看排演，習慣你新的印象。」尼采到攝羅去了，但是心中經驗了一種說不出來的失望，聽過第一次排演以後，他就離開那個地方，到克林恩

僱龍去藏了十日。十日以後，他再到擺羅，那時瓦格勒的名譽正到了最高峯，德國人在擺羅替他建鐘戲院，發起節日來慶祝他，尼采在擺羅住了幾天，內心起了激烈的爭鬥，最後他明白發現，一直到現在，他認為的理想，他崇拜的人物，完全是一種錯誤。他一刻也不能忍受，節日還沒有完：尼采離開擺羅，永遠也不回去。後尼采說：「我生活中最大的事件，是一個恢復。瓦格勒不過是我疾病的一種。」

(二) 科學時期

一八七六年，是尼采思想生涯中最大轉變正式的宣佈，但是並不是正式的開幕。實際上從一八七四年起，尼采對於叔本華瓦格勒的思想藝術，已經漸漸採取一種批評的態度，語言學家的尼采，已經漸漸轉變成思想家的尼采。叔本華的思想，他雖然大體接受，然而叔本華的遁世主義，他始終沒有同情。他利用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來反對十九世紀科學的樂觀主義。對宇宙人生悲觀的批評，似乎是每一位誠實的人應有的責任。但是在另一方面，依照叔本華的哲學，憐憫是最高的德操，消除意志人生最後的目的。然而

這一種思想的趨勢，有一個極大的危險，假如十九世紀隨科學發明而來的樂觀主義，使人類文化，陷於膚淺腐化，那麼叔本華消除意志的悲觀主義，也同樣會使人類失掉人生的興趣，趨於消滅死亡。這一種重大危險的認識，使尼采不能不採取一種新的態度。叔本華所認為解脫生活意志的藝術和形而上學，似乎都不是根本促進人類文化的根本辦法。至於瓦格勒的音樂，他早已感覺到巴黑和伯拖奮，表示更純潔的本性，對於瓦格勒音樂的理論，他有好些出入，甚至於反對的地方。他發現瓦格勒的天才和個性中間，有些時候，缺少節制。然而最要緊，就是瓦格勒的歌舞劇，根本就是叔本華哲學的結晶。消除意志，擺脫人生，是他努力的方向。他音樂迷人的美麗，使我們忘記了人生世界，進入一種陶醉的狀態。然而這一種趨勢，根本是否定人生，是一種生命力減少，人類墮落，文化滅亡的不良現象。假如十九世紀歐洲的文化，已經在腐化，叔本華的哲學，和瓦格勒的藝術，將更摧毀牠最後的力量，使牠更加腐化，走到滅亡的路徑。

尼采愈考慮這一個問題，他心中愈不安，在獄羅的節目，他徹底覺悟，叔本華瓦格

勒一派的思想，是離開人生，他自己的思想，是要接近人生，叔本華瓦格勒的思想是出世的，他自己的思想，是入世的。尼采是文化哲學家，依他的觀察歐洲文化已經陷入腐敗墮落的時期，他滿心想藉叔本華的哲學，來看濟人生的痛苦，和一般人的膚淺浮誇，他更想藉瓦格勒的音樂，來拯救世界。然而他現在發現叔本華的哲學，只是消滅生活的力量，瓦格勒的音樂，不過是使人類暫時陷入麻醉的狀態，他不能不拋棄一切，另尋新的辦法。

在他徬徨歧路的時候，他遇着銳伊博士，兩人成很好的朋友。銳伊同尼采到意大利，在勒亞浦相處六個月，他對於尼采有很大的影響。銳伊對於英國的思想，非常熟悉，他介紹尼采，研究英國的思想。英國的思想家，如像達爾文，斯賓塞爾，彌爾等人的書籍，尼采都用心閱讀。然而影響尼采最厲害的，還是銳伊本人的一本書，名為「道德感覺的起源」。尼采對於這一本書，反對的情緒這樣激烈，這本書反而幫助他養成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的基本觀念。但是銳伊因為尼采的不滿，不久又寫了一本書，名叫「良心的

起源」。在這本書中間，尼采反對的地方，他取消了，尼采反對的主要意見，銳伊不但不採取，而且從各民族各家採集了許多有價值的引證。

從這個時候起，尼采完全拋棄第一時期的思想，踏入新的階段。尼采現在不談形而上學，不談藝術，他所要求的，只是真理，爲着真理，他可以犧牲一切。他只憑科學的方法，一步步地研究事物的真理。形而上學，必須要擯棄在真正哲學之外。心理動機所形成的形而上學，不但不是真理，而且是真理的障礙。尼采說，形而上學是一種「處理人類的錯誤，好像牠是基本真理」的科學。真正的哲學家，必須要避免「人類的，太人類的」觀念，從事平常踏實的研究。人類的產業，人類的價值，人類的觀念，必須要取消，因爲牠們都是人類的，太人類的。叔本華的問題，關於世界人生的價值，宇宙的悲觀主義或者樂觀主義，屬於不應提出，因此不能答覆的問題。哲學必須成爲純粹的科學。以前的哲學家，用他們個人對於問題的態度，作爲不可磨滅的真理，他們都是科學家。科學的哲學，就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來處理宗教藝術文化和道德。這些對象。

經過科學的洗刷，他們的面目，和從前就不一樣了。

即如宗教，在形而上學裏邊，牠是一種超乎宇宙關係的結果，牠自然不能說是客觀的真理。但是科學把這一種非真理的性質，表示得更顯明，牠發現人類宗教觀念心理的來源，因此宗教哲學就變成宗教心理學。在形而上學方面，宗教還有許多逃避的地方，但是在心理學上面，牠沒有機會可以存留。科學把一切事物，都探本求源在這兒和現在，沒有任何事物，能夠逃避科學的判斷。如像遁世主義者，所達到內心神聖的境界，並不是基督教上帝的仁慈，也不是叔本華無欲的解脫，乃是人類複雜動機複雜的表現。宗教和形而上學，都把牠誤解了。

一八八零年，尼采完成「人類的，太人類的」，他自己講他這本書：「我在這兒，從一切不屬我性情的事物，解放了我自己；這是一個危機的紀念碑。這是一種有力的自己教育自己的紀念碑，牠忽然停止我一切曾經傳染我的高級欺騙，理想主義，美感，和其他的女性觀念。」一八八一年完成「黎明」，一八八二年完成「快樂的科學」。這三

本辯，代表尼采第二時期的思想。

從藝術時期到科學時期，尼采已經從悲觀主義到樂觀主義，從否定人生到肯定人生，然而尼采個人的生活，在這一個時期却漸漸走入寂寞痛苦的狀態。一八七五年聖誕節不久，尼采的健康，就毀壞了，意大利的旅行，並沒有使他身體恢復。也許因為他身體不好，他以後不寫文章，只寫一段一段的短語。在他寂寞步行的時候，一有思想，他立刻就寫下來。他說這類短語，就像山峯一樣，最短的路徑，就是從山峯到山峯，不過需要長大的腿。

尼采的眼、胃、頭，都不使他安靜，他的健康，愈來愈壞，最後差不多完全摧毀。一八七九年他不作教授了，他旅行意大利，身體稍好一點，他就著作。他現在成了一個寂寞無依不安定的遊魂，一會在意大利，一會在德國，從這兒到那兒，沒有朋友，沒有愛人，只有在寂寞中去尋求真理。他生活節儉，常常自己在酒精燈上作一點自己的飲食。到了晚上，劇烈頭痛，使他不能安眠。他沒有錢買蠟燭，在黑夜裏一人軟攤在沙發上。

清晨他長時間寂寞散步，在山邊水涯，常常夢想。手中的筆記本，是他唯一的伴侶。

在一種生活狀況之下，尼采保持他的樂觀主義。真理的尋求，是很難的，然而人生的意義，也就在尋求真理。尼采認為只有生理學和醫學，可以作建築他新理想的基礎。他實事求是，研究自然，不問牠最後的目的。然而這一種態度，就算可以尋求真理，真理對人生又有什麼好處呢？藝術文化道德宗教，在科學的研究之下，都摧毀了，然而科學家過的生活，又有什麼意義呢？一種深沉的悲哀，佔據了尼采全部的心靈。他有過命同樣的感覺。「智識的樹子，不是人生的樹子！」

尼采要的是人生，然而科學的研究，仍然是離開人生。尼采漸漸感覺，他又走了錯誤的道路。在一八八二年，寫「快樂的科學」的時候，尼采已經有一種轉變的預備，蘇亞塗斯買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尼采就走到他最後超人時期。

(三) 超人時期

統算科學能夠尋求真理，這一種真理，已經是離開人生，牠同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一

樣，消除意志，使人生陷於虛無之境。「太陽下去，但是我們生活的天空，太陽光兩顆，我們也看不見了！」

假如真理不能幫助人生，那麼人類應該寧肯在幻象中生活，不應該在真理中生活。在第二時期，尼采的口號是「人生爲真理」，在第三時期，尼采的口號是「真理爲人生」。人生必須要想像創造，科學家却沒有這樣的本能，他好像一位老處女一樣，到處受人尊敬，然而人類兩類最有價值的本事，他都沒有。

在一八八二年，尼采感覺非常寂寞，他想結婚，他寫信給麥森布女士，「我誠懇地告訴你，我需要的，是一個好女人。」麥森布女士替他選了薩羅密女士，剛纔二十歲。尼采會見她，追求她，結果却是失望。

從此以後，尼采的生活愈寂寞，思想愈深刻，他唯一的朋友，愛人，安慰，就是他新創造的薩亞塗斯賈。他藉薩亞塗斯賈來宣傳他的超人主義。一八八四年，他完成「薩亞塗斯賈這樣說」。這一本書，一般人認爲是尼采最精采的著作，代表他最成熟的思想。

在這一偉大時期，尼采把科學思想，完全拋棄了，然而第二時期的樂觀主義，他卻仍然保存。第一時期的意志觀念，他又重新恢復，人類行為的基礎，仍然是叔本華所指出的意志，但是不僅是求生存意志，乃是求權力的意志。生存並不痛苦，意志更不應該消除。我們應當接受人生，使人生發揚光大進步，我們要使人類達到最高級的發展，這一種最高級的發展，就是超人。在「薩亞塗斯賈這樣說」的開場，薩亞塗斯賈說：「我敬你超人。人類是要超過的東西，你們爲超人作了什麼呢？一切的生物，一直到現在，都曾經創造超過他們自己的東西，難道你們還想作那種偉大潮流的降落，寧肯回到禽獸，不願意超過人類嗎？……超人就是地球的意義。讓你們的意志說：超人必須是地球的意志！我懇求你們，我的同胞，對地球忠實，不要相信那些告訴你們超越地球希望的人！」

但是尼采的「超人」，到底是什麼意義呢？

第一尼采的超人，就是理想的人物，就是天才。照尼采的看法，社會的進步，是要

靠天才來領袖。沒有天才，人類的一切活動，就會陷於停滯的狀態。十九世紀科學的研究，和平民政治的提倡，使一般的趨勢，只求平等，不求提高，因此對於天才，無形中施以極大的壓迫，使他們不能發展。尼采恨極了平庸，恨極了平等，他不要禽視鳥息的人生，他要精采壯烈豐富進步的人生。對於人類的幸福，他要求的不是「量」乃是一「質」。千萬的羣衆，不及一位天才，廚房邊活一百年，不及天國中活一日。歷史的演進，最後的目的，就在產生天才，人類的目的，就是在產生少數出類拔萃的人物。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怎樣可以產生天才，使天才能夠發展，只要天才能夠產生發展，人生就有意義，就有希望。

第二尼采的超人，就是人類的領袖。人類是不平等的，智識能力也永遠不會相同。領袖是社會上最優秀的分子，他們智力，既然高於羣衆，羣衆必須受他們的指揮，纔能夠建設偉大的事業。超人和普通人類差異，依照尼采的比喻，就像人類和猴子的差異一樣。猴子在人類眼光中是笑柄，普通人類在超人眼光中也是笑柄。人類不能讓猴子來

領導，同樣超人也不能讓普通人類來領導。

第三尼采的超人，就是社會上的改革家，超人不能相信社會上已經有的價值，他們自己會創造新的價值。他們要把文化上一切的價值，重新估定。我們都知道，社會上的一切事物價值，一般的羣衆決沒有智識和勇氣，來推倒反抗，只有先知先覺纔能夠發現牠們的缺點，從事改革。假如沒有他們，社會上就要死氣沉沉，毫無進展，我們不能再有「人生」，我們只有「人死」。

第四尼采的超人，就是勇敢的戰士。狹義來說，尼采是主張戰爭的。因為戰士是無情的，然而戰爭的好處，就在以無情達到有情，使人類社會，努力進步，超人就是戰場上的壯士，他們要戰勝一切，征服一切，摧毀一切。廣義來說，社會上的先知先覺，常常都被愚盲的羣衆誤解反抗。因為他們隨時要創造新價值，羣衆總是不願意接受，所以他們常常都要奮鬥犧牲，但是他們並沒有半點追悔。那怕天崩地裂，他們也不低頭，那怕刀砍斧傷，他們也不屈伏，他們要憑他們天生的本事，打出一個新的世界。

關於尼采的超人，世界各國的學者，解釋甚多，有許多人，甚至於認爲尼采受了達爾文的影響，想像超人是人類進化到某種階段的生物。這一種誤解，尼采的妹妹，曾經再三辯明，說尼采不過是作一種寓言，表示普通人類和特別天才中間的差異，並沒有包含達爾文進化的觀念。然而好些學者，仍然不肯相信，要把超人說的無限神奇。其實尼采著作本身各處已經明白表現上文四種的意義。

一八八六年尼采寫成「善惡之外」，一八八七年「道德的系統」，他最後的幾部書是「權力的意志」，「偶像的曙光」「反基督」和「看這個人」，到一八八九年一月尼采就瘋狂了。

在這些著作中間，尼采對於舊的傳統，新的偶像，盡量攻擊。丹麥的批評家伯南德士，是歐洲第一位大學教授，講演尼采的哲學。一位德國人羅爾道說，假如丹麥的父母知道伯南德士教了他們的孩子什麼東西，他們會把他殺死在街上。尼采的思想是很危險的，因爲尼采的理想太高了，舊社會勢力太大了，尼采一生，到處和社會衝突，一直

到今日，還有許多自命爲第一流的學者，認爲尼采的哲學，是狂人的幻燈。

然而尼采的思想，却逐漸風行。尼采所攻擊的對象，一直到現在，還在那兒反抗。尼采提倡的主義，却也得了不少信徒。中國處在生存競爭的時代，尼采的哲學，對於我們，是否還有意義，就取看我們是否有鑒別的能力，更要看我們願意作奴隸，還是願意作主人，願意作猴子，還是願意作人類。

因爲尼采的著作，根本不是替奴隸猴子寫的。

第二章 尼采的政治思想

關於尼采的政治思想，我們可以從三方面來看：第一是國家，第二是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第三是戰爭。國家是否有存在的意義？假如沒有存在的意義，應當採取另外一種什麼辦法？假如有存在的意義，應當採取什麼形式？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是不是政治上最理想的形式？他對於人類的進步，文化的提高，是幫助還是障礙？在生存競爭的世

界中，戰爭是政治上最重要的事件，他消耗政府最大的財源，犧牲民族中大部分的生命。他應當鼓勵還是消弛？他對於人類文化，是摧毀還是促進？

這一些問題，都是政治思想上最重要的問題，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定的解決方法。尼采生在十九世紀的末葉，正是國家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帝國主義極端發展的時期。尼采對於這幾方面的問題，都有他斬釘截鐵的答覆。他看清歐洲文化的弱點，他理想一個進步、強壯、健康，充滿了生命的新世界。爲了實現這一個新世界，尼采不惜對一切傳統觀念挑戰，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自從尼采最後一部書出版，到現在經過了五十多年的時間，世界過去的政治，是否已經追隨了尼采所指的方向，對於世界將來的政治，尼采的學說，是否還有特殊的使命呢？

(一) 國家

尼采理想中的社會，是一種超人的社會，進步的社會。在一種社會中間，超人和天

才，有絕對發展的自由。在一種社會中間，強者應征服弱者，智者應當支配愚者，對於弱者愚者，我們不應當有任何的同情，因為他們根本不應該生存在世界，他們在世界，佔的地盤，應當讓更優秀的人類來代替他們。這一種淘汰消滅的過程，是自然的，也是應當的。因為世界必須進步，人類必須超越，假如我們立下一種制度，使弱者愚者，得着充分的發展，那麼世界的文化，一定會停滯，腐化，不可救藥。

站在這一種觀念的立場，尼采是反對國家存在的。因為現代國家的存在，是在保持弱者愚者的發展。弱者愚者自己沒有本事生存競爭，所以組織團體，制定法律，來壓迫強者智者。使他們不能為所欲為。他們的行動，對於羣衆，有任何不利，羣衆立刻就可拿法律來制裁他們。他們本來是文化進步的先鋒，現在因為國家法律的存在，他們成了窮兇極惡的罪犯。

世界上有兩種罪犯，一種是可憐的罪犯，他們受社會的壓迫，勉強作犯法的事情，但是他們自己不相信自己，良心譴責他們，他們靈的魂身體，都陷入可憐的狀況。另外

一種是偉大的罪犯。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法律，因為他們的立場是超出法律之外的。法律不能束縛他們，他們有勇氣來反抗一切，他們的內心，只感覺自己的偉大，並沒有任何的追悔。在這種意識之下，世界上每一個偉大人物，都是窮兇極惡的罪犯。

只有這種偉大的罪犯，纔配作人類的主人，他沒有道德，沒有法律，沒有國家，他是人類的鞭策，爲要充分發展他自己的人格，他需要人類，來作他試驗的工具。他是勇敢的戰士，他有鐵石的心腸。他的目標是偉大的，光明的，精彩的。人生在他手裏，要完全充分美麗地實現。人生是一局棋，超人是國手，人類不過是他用的棋子，邵堯夫說：「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征誅揖讓，關係天下的安危，然而在堯舜湯武的眼光中間，這些事體，和下棋飲酒，並沒有什麼分別。

現代的國家，都是道德的，尼采的超人，是不道德的。現代的國家制度，要保護平窟，尼采的超人社會，要發展個性；在現代國家裏，生活一切機械無聊，在超人社會裏，生活一切精采美麗；現代的國家，是整齊的理想，超人的社會，是力量的象徵；現代

的國家，是守舊的腐化的；超人的社會，是前指的，創造的。這就是爲什麼尼采狂熱地攻擊現代國家的制度，因爲他和尼采的理想，水火不相容。

但是尼采反對現代國家存在，和無政府主義者，反對現代國家存在，又根本不一樣。他們有兩個絕對不同的出發點。無政府主義者以爲人性本來是善的，因爲有了國家的各種的法律限制，反而會使他們不能平安相處，產生出種種的罪惡。假如沒有國家，一切聽其自然，人類世界，就可以達到光明之域。在另外一方面，尼采是主張性惡的。假如沒有國家的存在，強者智者，就可以暴虐無情地，征服消滅弱渇愚者。原始的社會，是一種戰爭的社會，戰爭的結果，只有優秀分子，纔能生存，人類的本質，因此可以提高。現在的國家，把人類根本的力量意志，和他的罪惡，都同時破壞，來保全弱者愚者，然而力量意志和罪惡，乃是人類本性中最美麗的部分。

無政府主義者，痛恨國家是「力量」的象徵，尼采痛恨國家是「軟弱」的象徵。無政府主義者，希望國家倒台，暴力專制也倒台，尼采希望國家倒台，超人專制纔可以上台。

。無政府主義偉大，反對國家，因為他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國家廢除，羣衆的利益，纔可以不受任何束縛。尼采的見解，恰好相反。尼采認爲國家是保護羣衆利益的工具，只有消滅國家，超人的利益，纔可以得到天然的保障。

最重要的，就是無政府主義者，不但希望取消現代的國家，任何時代，任何制度的國家組織，無政府主義者都不願意牠存在。尼采最反對現代的國家，因為現代國家組織，不適宜於超人的發展，假如有一種新的國家組織，超人能夠獨裁，這一種國家，是力量意志的象徵，尼采也沒有理由不接受。在「薩亞塗師賈這樣說」裏邊，尼采說：『

「國家嗎？那是什麼？……我要告訴你們民族死亡的故事。國家是一切冷酷惡劣中最冷酷的。他冷酷的說謊，這就是從他嘴裏說出來的說謊：『我，國家，也就是人民。』但是這是一句謊話。過去曾經有創造的人，他們創造各種的民族，給他們一種信仰，一個理想：這樣他們幫助人生。

「那些人是破壞的人，是虛無主義者，他們替多數人安下陷阱，叫這些陷阱做國家

；他們懸掛一把刀和百種的感情，在他們頭上。那兒還有一種強壯民族生存，他們不了解國家，他們恨他，因為他是一隻壞眼睛，一種罪惡，反對道德和自由。國家用一切善人惡人的舌頭來說謊，無論從那兒出來的什麼，都是誑話，他一切所佔有東西，都是偷來的。每樣同他有關係的事物，都是假的；他用偷來的牙齒來咀嚼，甚至他的腸胃都是假的。」

現代的國家，只能保護產生一些多餘的人，過慢性自殺的生活。尼采說：

「國家——那兒有一切飲鳩的好人和壞人。那兒所有的好人壞人，都失掉他們自己。那兒大家慢性自殺，叫做「人生」。

「你們看這些多餘的人啊！他們偷竊發明者的工作，聰明人的寶庫。他們叫他們的偷竊做教育——每件事物，在他們的手中變成疾病和無能！

「你看這些多餘的人們啊！他們永遠痛苦，他們發洩他們的脾氣，叫這種結果作報紙。他們互相併吞，他們甚至不能夠互相消化。

「你們看這些多餘的人啊！他們找了財富，但是他們變得更貧乏，第一個在一切力

最前面的條件就是——金錢！」

只有在國家消滅的時候，超人纔可以自由，這些多餘的人，也自然歸於淘汰。尼采的結論是：

「那兒國家停止存在，那兒不是多餘的人起首。看啊！我的弟兄們！那兒國家停止存在。難道你沒有看見超人的虹霓和橋樑嗎？」

(二) 民主政治與社會主義

從上文尼采對於國家反對的理由，我們已經可以預料，尼采對於民主政治與社會主義，不會有好的觀感。因為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都是注意羣衆，要求平等。尼采却認爲人類進步，不在羣衆，人類的力量根本是不平等的，因此他們的義務權利，也就永遠不能平等。

一八八零年，尼採寫成「黎明」，那時，正是他科學時期的結尾，超人時期的開場。他的妹妹，告訴我們，在這個時候，尼採費了許多工夫研究政治問題，尤其是社會主義。

邊，他特別注意：「在『黎明』裏邊，他對於這類題目，盡力表示同意。同時他却堅固保持他從前的公式，一個民族的價值——實際上一切人類的價值是在人類最高模樣中表現。因此我哥哥不管他個人方面的好意，不得不做一個社會主義的敵人。特別是牠的領袖們，不僅正因為他們的感情和目標不高尚，對一切強壯，美麗，文明，卻恰相反；同時也因為，我哥哥攻擊這些領袖們，使羣衆不滿意，不快樂；他們引起羣衆對某種情形的熱望，用一些不值的達到，不能夠達到的希望來安慰他們。」

對於民主政治，尼采也同樣的不滿。尼采的好朋友彼得加師特這樣解釋：「在民主政治中間，尼采看見一個清楚墮落的徵兆，特別是缺乏高貴的感情和自覺指導的主宰頭腦；照他的意見，糾正改良人類的計劃，靠第三流第四流的人類起首，或者靠解放婦女來達到更高的水準，是判斷上可以想像到的最可憐的錯誤。」

在尼采心目中，民主政治，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基督教，都根據同樣的線索；都是近代文化平庸，粗俗，墮落的主要原因。尼采理想中的社會，是每一個人都有

自由發展的機會，因此天才和超人，不受社會上任何束縛。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的趨勢，是緊把羣衆的力量提高，把人類一切的行動社會化，個人的自由和創造，加以嚴格的限制，保障羣衆，不受特別個人的征服，統治和摧毀，尼采不贊成這一種辦法，因為他認爲文化的出路，只有靠少數的天才，羣衆不過是天才活動的工具。現在不讓天才來領導羣衆，却讓羣衆來壓迫天才，人類前途，還有什麼希望呢？

在政治方面，尼采是明白地主張貴族主義的。他自己的家族，據說本來是波蘭的貴族，因爲宗教關係逼迫逃亡。尼采從小就以此自豪，他說：「一位伯爵尼采，必須不說謊話。」

尼采自己素來看不起羣衆，他叫羣衆做「太多的多數」。照尼采的眼光，羣衆不過生存競爭中大砲的糧草，是少數成功者的陪襯。中國詩人慨嘆「一將成功萬骨枯」，尼采認爲這是最自然的表現，沒有什麼可以悲傷；最可以悲傷的倒是骨不枯，一將不成功，如像這一次歐戰，比法的軍隊，犧牲極少，沒有一將成功，然而國家民族，也就悲慘

滅亡，不知何日方有再起的機會。

但是尼采的貴族主義，並不是一般發尊處優，藉先人餘蔭，在政治上享受特別權利的王孫公子。尼采所謂貴族，乃是人類中的強者智者，他們是天生的統治階級。在生存競爭中間，他們有超人的權力意志，千萬的羣衆，都必須受他們的支配。薩亞達斯買說教的對象，並不是庸俗的羣衆，乃是少數的貴族，就是少數的天才。尼采整個的哲學，只是爲他們寫的。世界只有兩種人，一種是統治階級，一種是被統治階級。尼采只要訓練統治的階級，真正有本事，配統治世界的貴族。

尼采的貴族，也並不是僅指德國民族，如像從前的普魯士主義，和現在的國社主義，他們都認爲德國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所以他們有統治世界的權利，而且世界非在德國民族領導之下，不能達到和平進步。這一種思想，好像是尼采，實際上並不是尼采。尼采談政治文化，並不限於德國民族，他書中常用「歐洲人」這一個字。整個歐洲的文化，全世界人類的將來，是盤旋尼采腦中的問題。至於德國民族，是否能夠領

奪世界，這還要看他們將來的努力。最明顯的，就是一八七零年，普法戰爭，德國獲得空前勝利，全國歡欣若狂的時候，尼采寫他的「歷史對人生內利益和缺點」，對於德國文化，深致不滿。他再三說明，軍事勝利，並不是文化勝利，拿文化來說，法國的文化，遠在德國文化之上，對於德國超於一切的口號，尼采也有譏評。

尼采哲學的目的，不是替德國民族作宣傳，乃是闡明人類文化進步的真理。民主政治，要把強者的力量提高，所謂「民治民有民享」，尼采看來，不過是「弱治弱有弱享」，所謂「一切人類生來是平等的」，這是政治思想上最大的謊話。所謂「大多數最大的幸福」，尼采問爲什麼一定大多數？憑什麼決定最大的幸福？幸福的根本是在「貴」，不在「量」，千萬的羣衆，不及一位天才，廚房中百年，不及天國中一日。至於社會主義，重量不重質，注意多數羣衆的幸福，不注意少數天才的發展，和民主政治，根本陷於同樣的錯誤。不要說社會主義者的理想，根本違反人性，不能夠圓滿實現，然而這一種庸庸碌碌，倉息鳥視的社會生活，也是一種無聲無色沉悶無聊的生活，我們也不

傳得達到他。尼采要肯定這將覆人生，因為人生有希望有意義有進步，一切消極的敷衍，一切否定的理論，一切平庸的手段，尼采都根本反對。而且社會主義的理想，不但不能達到，不值得達到，而且引起羣衆的不滿，使他們自己生活痛苦，同時再痛苦別人。他們對天才失掉了信心，壓迫他，殘害他，使他不能發展，世界因此只有一天天陷於紊亂腐化。

不過在尼采的政治思想後邊，自然有他新道德的觀念。有人說尼采反道德，或者不道德，這當然是錯誤。因為尼采只反對傳統的道德，他自己却建設了一套新道德。尼采在政治方面，主張強者統治，弱者服從，強者生存，弱者消滅，這種思想，在傳統道德方面，自然是極不道德，然而尼采認為傳統的道德，如像憐憫、愛隣居、謙恭、友善，都是弱者創造出來束縛強者的，「好人」最初的意思，是指強壯勇敢，並不是指謙讓憐愛。這一種弱者道德觀念的養成，就是人類腐化的先聲。牠摧殘人類的本能，和他求權力與意志，對人生的快樂。應用這些道德觀念到政治方面，就成功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

(三) 戰爭

在一八六七年，尼采二十三歲的時候，他被強迫去受了一年的軍事訓練。他非常近視，很早就有眼病，但是在那個時候，普魯士的軍隊需要大量的補充隊，平常不徵的都徵去，所以尼采也被拉去了。他在軍隊中的成績並不算壞。他是全隊中最會騎馬的人。但是在九個月以後，正在騎馬的時候，他把胸部的筋肉跌壞了。他的傷口需要開刀。從此以後，免了軍事的服務。一八七零，三年以後，普法戰爭爆發，尼采那時正在瑞士巴勒大學作教授。巴勒大學認為他是瑞士的國民，不能報名作戰鬥的軍士，但是尼采對祖國的熱情，使他非參加戰爭，不能忍受。他自動報名，作義勇軍。但是在很短的時間，尼采重病了，他不能繼續服務，又回瑞士，繼續他教授的生涯，尼采和戰爭的關係，也就從此終結了。

實際戰爭的經驗，對於尼采的影響，不過如此，所以尼采主張戰爭，與其說是經驗的感發，還不如說是思想的結果。廣義來說，尼采認為人與宇宙，充滿了衝突的因素，

社會與個人，外物與內心，內心與內心，無處不是戰場，無處不是戰爭。一個偉大的人物，全靠這一些戰爭，來磨鍊他的意志，訓練他自己駕馭自己的能力。所以偉大的人物，常常都是痛苦的，然而痛苦愈多，他自己人格的表現也更精彩。尼采自己一生，無時無地，不同舊社會奮鬥作戰。尼采的理想的人物，決不是安居樂業的好人，他理想的人物，乃是摧毀一切建設一切不斷前進不斷奮鬥的戰士，薩亞塗斯實沒有在山上永久隱居，他不應天大的困難，走下山了。薩亞塗斯實自己是一位勇敢的戰士，他腳世上的天才，也作勇敢的戰士。人類社會，只有靠這一批戰士們，纔能夠對舊社會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打出一個新的世界。

在狹義方面來說，尼采也極力主張戰爭。第一，因為戰爭可使人類進化。自然是進化的。牠摧殘弱者、病者、和沒有征服環境不能適合環境的生物，他使強者、健康者、和有征服環境適合環境能力的生物，繼續生存。這樣逐漸淘汰，逐漸進化，人類不是一邊亡的方面，乃是一質一的方面，纔可以改良發達。假如世界和平，拙劣的分子，都有

生存的機會，那麼人類就會逐漸退化。尼采要的是超人，要的是充滿了力量、熱情、快樂的生命。戰爭最大的意義，就是淘汰平庸的份子，創造有意義的生活。

從歷史方面來看，一個國家，一種文化，到了腐敗墮落的時候，往往經過一次戰爭，到可以消除積弊，發揚光大起來。尼采說：「在一些變成懦弱可鄙的民族，假如他們真正要想繼續生存，可以用戰爭來作一種補救的方法。民族的肺病和個人的肺病一樣，准許一種殘暴的醫治方法。然而永遠要求生存的意志，沒有消去死亡的能力，在本身已經是一種情感衰老的現象。我們越是徹底完全生活，我們越是容易為着一個簡單快樂的情感，犧牲我們的生命。假如一個民族這樣生活感覺，他就不需要戰爭。」

照叔本華的哲學，生存是人類最強烈的意志，尼采的哲學，權力纔是最需要的意志。為着權力意志，人類儘可以拋棄他生存意志。而且人類之所以偉大，生命之所以有意義，也就是人類有脫離生存意志的勇氣，簡單來說，就是要有不怕死的精神。一個民族，完全受生存意志的支配，甚至奴顏婢膝，忍恥偷生，不能擺脫死亡的恐懼，犧牲一

切，以求光榮的生存，這樣的民族，根本沒有生存在世界上的資格。他們的位証，應當讓出來給更有勇氣能力的民族光榮發展。

這就是爲什麼叔本華意志的哲學，在第三期尼采的思想裏雖然有偉大的影響，然而精神燼滅，完全兩樣。叔本華約生存意志，一變而爲尼采的權力意志，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一變而爲尼采的樂觀主義，叔本華憐憫同情的道德教訓，一變而爲尼采生存競爭的道德教訓。

關於尼采反對憐憫，曾引起許多人的驚駭反對，然而尼采自有他哲學的根據，歷史偉大的哲學家，如像柏拉圖，亞理斯多德，斯賓洛莎，康德，對於憐憫，都沒有看作高尚的道德。憐憫削弱我們的靈魂，而且根本是由於自私，由於自己取得精神上的快樂。「人類的太人類的」中間，尼采說：「憐憫的目的很少爲着別人的快樂，就像凶惡的目的很少爲着別人的痛苦，根本相同。因爲憐憫至少包含兩種個人快樂的成分，都是自己滿足自己：第一憐憫是情感的快樂，就是悲劇中間存在那一種憐憫，其次憐憫顯

迫到行動的時候，就是權力使用滿足的快樂。此外，假如一位痛苦的人，對於我們非常親愛，我們就用同情的行動，來減去我們自身的悲哀。除開少數哲學家外，憐憫常常被放在道德感情的最低級，本來也應當如此。」

憐憫既然不是最高的道德，所以站在憐憫的立場，來反對戰爭，攻擊尼采，是沒有根據的。

尼采認為戰爭是必需的，在「人類的太人類的」中間，尼采堅決的宣佈：「假如人類已經忘掉怎樣戰爭，我們還對他們有很大的希望，這不過是發狂和抱美的靈魂的主義。至於現在，我們不知道旁的方法，能夠使螢幕中的粗糙精力，深刻超出個人的仇恨，有良好的冷血殘殺，摧毀敵人組織的普遍熱情，對於劇烈損失，對於自身和朋友們生存的驕傲不管，像空洞地震般的靈魂顛動，像每一個偉大戰爭那樣強烈準確地傳達給衰弱的民族；因為這兒氾濫出來的溪澗河流，一定會把碎石渣子一塊兒衝走，破壞細緻土壤的草場，以後心志工場的機杼，情形適宜，新的力量，把軸掀動。文化不能夠沒有熱情

，罪害，惡意。羅馬人建設帝國以後，有點厭倦戰爭。他們頭力用打獵、角鬥、摧殘基督徒等方法，來取得新的力量。現在的英國人，大體看起來好像反對戰爭，然而他們還是用別種方法，來重新恢復他們失去的力量；就是危險的探險旅行，航海和登山。名義上是爲的科學目的，但是實際上要想藉各種冒險和危險，來取回他們過餘的力量。許多這樣戰爭代替品還會發現，然而也許就在這兒，事實越來越清楚，像近代歐洲這樣一羣文化甚高，因此必須孱弱的人類，不僅只需要戰爭，而且需要最大最可怕的戰爭——因此常常墮入野蠻主義——怕的是全靠文化，就會失掉文化和牠本身的存在。」

假如戰爭是人類不可少的工具，那麼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自然不適用於戰爭，得不着尼采的同情。至於現代國家，政治的組織，法律的規定，使天才不能發展，領袖不得自由，在尼采看來，也在推翻之例。尼采的政治思想，可說是近代政治思想家中，最前進的，最革命的，最富於理想的，同時也可以說是最貴族的。伯蘭德士稱尼采的思想爲「貴族的過激主義」，可以算是最恰當的名詞；不過尼采所指的貴族，並不是傳統觀

念上所指世襲的貴族，乃是尼采自己理想的超人。

第三章 尼采心目中的女性

尼采曾經說兩句很有名的話：「你到女人那兒去嗎？不要忘記你的鞭子！」「一位有學問的女人，一定有點什麼生理上的疾病。」這兩句話，代表尼采對於女人極端的態度，批評家往往根據這兩句話，來攻擊尼采。其實尼采對於女人，還沒有影響他最大的哲學家叔本華那樣徹底。叔本華生平最恨女人，連他的母親都沒有除外，只有在魏瑪的時候，他曾經對一位女戲子，發生過感情，以後對於女人，他雖然不能忘情，然而他始終討厭他們。尼采從小就在一羣女人中間長大，對母親妹妹，都有很好的感情。在他生活中間，他曾經發生過好幾次戀愛，求過好幾次婚。

在這一篇文章裏，我們先研究尼采在實際生活上同女人的關係，然後討論他在理論上對女人的態度。因為不明瞭他實際生活上的關係，我們很容易像一般批評家那樣誤會

，說尼采極端仇恨女人，說尼采自己精神上生理上，根本不喜歡女性，甚至於說他因為戀愛失敗，所以有這種偏激之論。

尼采從小父親早死，他幼年的伴侶就是他的母親妹妹和姑母們，這些女人，都很相信宗教，尼采受他們很大的影響。男女間下流的關係，尼采高貴純潔的性情，是受不了的。剛進大學的時候，他也加入一羣德國學生，喝啤酒，決鬥，過狂放生活，但是不久他就討厭這種粗野生活。一八六五年十月二十日，他正式寫了一封信，退出他加入的兄弟會。他曾經有一次到可龍去拜訪，一位僕人帶着他到各處去參觀。尼采要這一位僕人帶他到一個飯店，僕人誤會了他，把他帶到妓院裏去。在多夷生的「尼采的回憶」裏邊，尼采自己說：

「忽然我發現我自己被一半打濃妝豔抹的東西包圍，她們都希望的凝視我；有一會我站在她們面前，目瞪口呆；然後，好像被本能驅迫，走到鋼琴，那就是這一羣裏邊唯一有靈魂的東西，彈了一兩下。音樂加快我的四肢，立刻我就出外了。」

這當然證明，尼采對女人的態度，和一些恨女人的男子們，把女人們完全看成玩具，男女的關係，看成純粹生理上的關係不一樣。就算尼采在哲學上看不起女人，他對女人還是很尊重，男女之間，還有重要精神上的意義。最強烈的證明，就是他在萊布慈大學的時候，他熱情的愛上了一位女戲子亞柏。她是出色的藝術家，尼采非常喜歡他，寫了許多詩來稱讚她。尼采的妹妹說：「弗雷慈誠懇的戀愛亞柏，哈爾登很對，他說，他實現了女性的理想，這種理想，我哥哥一生都崇拜。」

接着尼采受了叔本華的影響，對於女性他發表了許多可怕的意见，自己不敢十分接近女人。有一次他妹妹同他開玩笑，他叫道：「呵，麗澤，這是什麼無意識的玩笑；難道你想像我要訂婚嗎？上帝禁止我！」然而他妹妹還是說：尼采對女性「充滿了最溫柔的關切」。他反對女性好像是「完全抽象的存在，同我們女性，沒有任何的關係」。談到雷歇爾夫人，他極端欣羨。在旁的方面，他對於女人熱情的崇拜，簡直不像叔本華的信徒。假如有人懷疑，他崇拜的天使亞柏，到底性格和生活方面，是否真正的天使，

尼采就非常生氣。

不管叔本華對尼采的思想，有多大影響，在婚姻方面，尼采和叔本華的觀念態度，全不一樣。一八七六年，尼采對一位荷蘭女子求婚。尼采並沒有認識她多久，同她在金麗瓦散了四點鐘步，立刻就對她寫一封求婚的信：「我親愛年青的小姐；今天晚上，你替我寫點東西（她抄寫她自己那費羅詩的翻譯），我願意也替你寫一點什麼。你必須要十分勇敢，纔不會驚駭我要問你的問題：你願意作我的妻子嗎？我愛你，我覺得好像你已經屬於我了。不要批評我一個字，說我的感情來的太唐突！無論如何，這不是罪惡，因此也不需要寬恕。但是我願意知道的，就是，你是否有我同樣的感覺——我們從來不是生人，沒有一會是，難道你也不相信，合攏來，我們倆人都會比分開，更能夠自由，更能夠好嗎？——所以讓我們更進一步罷！你願意敢和我肩挨肩走，就像同一位熱心求自由改善的人，經過一切生命和思想的途徑嗎？」

在這一位青年小姐方面，這一次求婚，未免有點太冒昧了。尼采又寫了一封信：「

從叔本華到尼采

親愛的小姐：你夠好了，居然肯寬恕我！我從你友善的信裏感覺到你的寬恕，其實我不似承受。想到我殘酷的行爲，我感受這樣的痛苦，對於你溫和的友善，我不勝感激。我也不解釋什麼，我也不知道怎樣辯護我自己。我只能表示我最後的願望，假如你讀到我的名字，或者再會見我，你不要想到我會給你的驚恐。我請求你永遠相信，我一定高興補救我的錯誤。」

這樣，尼采第一次求婚失敗了。然而這一次的失敗，對尼采並不算什麼打擊，同時也沒有什麼壞處。尼采自己說：「我應當感謝，事情這樣發生。一個冒昧盲目的婚姻，結果不會比『便利的婚姻』更好的，惟願上天把每人都從那裏解救出來。」

有一次尼采的老朋友格爾斯多爾夫，聽見有一位年青漂亮的女子，崇拜尼采。她有非常多的錢，許多人都追逐她，因為她愛上了尼采，把好幾個人都拒絕了。尼采得着消息的時候，正是他不想結婚的時候。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回信說，也不想結婚，因為他討厭任何的束縛。他想世界上沒有女人，有這樣寬大的心胸來追隨他思想的工作

。他認為希臘哲學家的生活方式，對他最適當。

尼采一生有一位最好的女朋友，是麥森布女士。他們兩人，完全是純粹的友誼關係，麥森布對尼采的關心，有點像母親對兒子一樣。她再三催促尼采結婚，解決經濟問題，辭掉教授位置，用全力來從事學生哲學工作。麥森布女士，到處去探訪，寫信徵求許多女子的意見，希望尼采的妹妹，也共同幫忙。尼采似乎也同意這個辦法。特別是因為他身體不好，從一八七五年聖誕節後起，他就失掉了健康，以後越來越壞。在病中，他寫信給他的妹妹：

「我剛立得起來，麥森布女士又因為風溼病在床上躺了三天。在我們的痛苦中間，我們一塊兒大笑，我把你的信中閱讀了幾段讀給她聽。……我們深信，我在巴勒的教授事業，不能夠是一個長久的，除非犧牲我更重要的計劃，我不能繼續。……在一八七八年復活節以後，假如那一種結合成功，一切就過去了。這是說我的婚姻。這位女子必須要適合我的脾味，但是她須要有錢——這是一個最要緊的條件。『良好，但是有錢』

從叔本華到尼采

一三九

照麥森布女士的話，我們高聲大笑那一個「但是」。假如我結婚，以後幾年我要住在羅馬——一個對我的健康、交際和研究最方便的地方。這個夏天，這件事體就要在瑞士進行，所以我能夠結了婚回到巴勒。」

但是這個計劃，意思雖然很好，實現却非常困難，尼采這時的心境，確是非常寂寞，渴想有一位女人來陪伴他。他的朋友諾德結婚，據說很滿意，相形之下，尼采更覺淒涼，他寫信給諾德：「親愛，親愛的朋友，我應當怎麼說呢？——我每一想到你，我就充滿了感情；那天有人寫信告訴我——『諾德的年青太太，是一位最美麗的女人，她高貴的靈魂，在每個面容上照耀。』我甚至流淚了！」

在這種心情之下，尼采的朋友們，都努力幫他的忙，後來銳伊博士和麥森布女士居然替他找着了。這一位女子名叫薩羅蜜，年青，美麗，聰明。尼采的朋友們都認為是尼采最好的伴侶，尼采很可以傳授他自己的哲學。尼采很高興，同這位小姐，住了五個月，然而結果雙方都不滿意，薩羅蜜不高興作弟子，尼采也不喜歡作女人玩弄的東西。他

們中間這一場公案，至今還沒有有人公平判決。薩羅蜜後來寫了一本關於尼采的書，對尼采大肆攻擊，尼采的妹妹也不讓他，寫了一些醜惡的批評。至於尼采本人也感覺痛苦，失望。失望的厲害，也許正由於希望過高。尼采在給銳伊博士的一封信裏邊說：「我以為我已經找着一位能夠幫助我的人；這當然不僅需要高尚的智力，還需要第一流的道德。然而不是這樣，我們發現的乃是一位只想娛樂自己的人物，她還這樣不害羞，想像世界最偉大的天才，是她玩弄的適合對象。」

這是一八八二年，尼采三十八歲時候的事情，這一次婚姻失敗的確使尼采傷心，後來在「薩亞達斯賈」的「墳墓之歌」，我們還可以發現尼采不堪的回憶。

然而這一次婚姻失敗，雖然沉痛，並不是尼采對女人哲學思想的來源。事實上初期的尼采，受了叔本華哲學的影響，對女人發表了許多可怕的議論，然而這些議論，並沒有使他改變追求女性的熱情。我們可以說，尼采一生並沒有像叔本華那樣普遍地仇恨女人；我們決不能說，尼采生平仇恨女人，所以他的哲學，是仇恨的結晶；我們也不能說

尼采戀愛失敗，所以發爲偏激之論，因爲他對女人的態度，在思想方面，是一貫的。實際上尼采不但不仇恨女性，他尊敬女性，愛好女性，因爲他認爲女性在人生中有她特殊的地位，特殊的使命。就是在初期叔本華影響最廣書之下的尼采，對瓦格勒夫人還是非常崇拜。很多人甚至於猜想，尼采和瓦格勒決裂，都因爲她。這當然是無意識的話，因爲尼采離開瓦格勒，自有思想上的理由，不過這至少可以證明尼采很喜歡瓦格勒夫人。尤其奇怪的，就是在一八八九年二月，尼采忽然從圖潤給瓦格勒夫人寫一張條子，上面是：「亞銳德華，我愛你！秋阿別秀斯。」

在思想方面，尼采認爲男女並不一樣的，男子代表力量，女子代表感情。征服一切，摧毀一切，建設一切，都靠力量。然而力量非有感情的安慰，不能休息，不能發展。所以男子的職務在戰爭，女子的職務，在給男子感情上的安慰，使他保持戰爭的力量。女子對於男子是絕對必要的，她的勢力，也是很偉大的。然而這種偉大的勢力，並不在乎他自己獨立的行爲，而在乎輔助的行爲。所以在「薩亞達斯賈」裏邊，尼采說：「男

人的快樂是：我慾望。女人的快樂是：他慾望。」這就是說，女子幫助男子達到慾望的目標，她心中就有最大的快樂。這一種快樂，比她自己達到，還要快樂得多。

在尼采的時候，歐洲因為工業發達，社會上的思想，起了許多變動。所謂婦女解放，婦女自由運動，也風行全歐。在一八七九年易卜生出版「傀儡家庭」，雖然引起許多的反抗，然而也博到不少的同情。以後這種運動，愈來愈厲害。尼采認為這種運動，認為根本錯誤。因為這種運動，是一種違反自然的運動。女子要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無論那一方面，要和男人一樣。從前女子幫助男子的美德，現在是認為奴隸牛馬的服從。女子不再把男子當作丈夫，甚至於不把他當做朋友，只把他當作攻擊的對象，競爭的敵人。男女之間，沒有合作，只有仇視。

假如男子所作的事情，女人都能勝任愉快，這一種運動，自然有牠存在的價值。然而事實上有許多事情，女子並不能代替男子的位置。而且因為權利意志的申張，獨立精神的養成，女子對男子從前偉大的勢力，也無形縮減。所以尼采感覺，女子權利要求越

多，他對男子勢力越小。

女子根本就是女子，女子亟方要想作男子，就是違反自然，任何違反自然的行動，尼采都根本反對，近代的「女子」運動，實際上是「男子」運動。女子要變為男子，生理上是不可能，在事實上成了虛偽。社會上充滿了「虛偽的男子」，一切的創造革命，無形中要受極大的阻礙。

尼采最恨這些虛偽的男子，這所謂「女權運動的先鋒」。這就是為什麼尼采書中，有許多極端反對女人的話，如像他說：「你到那兒去嗎？不要忘記你的鞭子！」「一位有學問的女人，一定有點什麼生理的疾病。」尼采這一種話，並不是對一般女子而發，乃是對少數不自然的女子而發。尼采並不是看不起女子，事實上他尊敬崇拜女人，但是一位女人不安其位，一心一意要想變成男性，尼采就看不起他了。尼采不但看不起他，而且憐很可地，因為她拋棄了自己的本性，失掉了對男子原有偉大的勢力。在男子心目中，女人應當是一種絕對不同的性格，可望而不可即，難得了解，難得駕馭，一方

而很可怕，一方面又很可憐，面子上很軟弱，暗地裏是很強壯，她需要男子大量的幫助精力，然而她却有這種本事，使男子非幫助她不可。這一種神祕，動人，飽含詩意的勢力，經過所謂女權運動，多數的女子名義上是解放了，實際上她們原有的勢力也喪失了。所以女權運動是消滅女子勢力的運動。

在婚姻方面，尼采認為婚姻的結合，應當不是戀愛的結合，應當是友誼的結合。因為戀愛是暫時的，友誼是永久的，戀愛是情慾的，友誼是理想的。尼采說：「婚姻應當是一種友誼，一種用另外一個理想來加強我們自己理想的方法，每一個人應當從他自己由他自己，看見別人的理想。」他又說：「婚姻中最好的成分，就是友誼。假如友誼夠強烈，牠有力量超過，甚至於拋棄情慾方面。沒有友誼，婚姻使雙方都小氣和討厭。」

對於將來的婚姻，尼采也有許多新穎的主張。尼采和叔本華不一樣，他贊成結婚，贊成生產。他認為政府方面，應當訂立一種法律，鼓勵強壯大家結婚。單身漢應當在納

稅和兵役方面，多盡一點義務。多生孩子的家庭，應當享受特別的權利。結婚以前，應當有醫生的證明，地方官吏的簽字，來防止娼妓化。尼采還贊成暫時的婚姻，法律上規定幾年或者幾月，對於生的小孩，也應當有適當的保障。假如我們說尼采反對女權運動太守舊，那麼這一些關於婚姻的主張，又太維新了。

平心而論，婦女運動，經過了好幾十年的時間，現在還沒有一定的理論。如果男女在法律上應當平等，在生理上精神上女子和男子到底還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到底女子在社會上應當取一種什麼地位，對男子應當取一種什麼態度，都還有鄭重考慮的餘地。尼采的主張，固然有許多偏激的地方，然而他分別男女的不同，劃定雙方的責任，也不失為一種有價值的意見。

代表女權運動的「娜拉」，二十年前就介紹到中國來了。有好些娜拉已經離開丈夫了，然而離開丈夫後怎麼辦呢？娜拉的自由，是否一走就可以得到呢？假如走出去仍然得不了自由，娜拉是否還不願意回家去呢？是否男女之間，除了娜拉的方法，還有另外

更良好的方法呢？

在西方已經有婦女回家庭的運動了，在東方「虛偽的男子」，是否仍然要繼續作男子呢？還是要作真正的女子呢？對於異性，是否把他當作敵人，還是把他當作朋友呢？男女之間，是否應當互相仇視，還是互相幫助呢？

薩亞塗斯賈下山了，我們何妨去聽聽他。

第四章 尼采的道德觀念

歷來第一流的思想家，都站在時代的前面。時代認為是的，他不一定以為是，時代認為非的，他不一定以為非。他憑他超越的眼光，深沉的智識，對於社會上一切制度文化道德宗教，都要重新估定價值。在必要的時候，他不惜摧毀一切，來創造一個新的局面。

尼采就是這樣一位思想家。

從叔本華到尼采

他的心目中，只有真理，沒有感情，沒有恐懼，沒有任何顧慮，他最佩服叔本華，但是後來思想轉變，他拋棄他了。他最敬愛瓦格勒，但是忽然發現瓦格勒的藝術不合他的理想，他和他立刻斷絕關係。社會上的譏評，壓迫，非笑，他完全置之不理。他一心一意，找尋世界文化的錯誤，和補救的方法，使人類走入光明之域。人生再不是死氣沉沉腐化墜落的人生，乃是充滿了熱情生命有聲有色的人生。

只有尼采這樣的人格，和他大無畏的精神，纔配得上批評傳統的舊道德，建設超人的新道德。

就在尼采的生時，他的道德觀念，已經受很多人的攻擊，他死後這樣多年，一般道學先生，提起尼采，還不能不搖頭吐舌。因為他們認為尼采是反對道德，或者不道德，其實道學先生們所謂道德，和尼采心目中的道德，根本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情。

要說明尼采的道德觀念，我們先要說明尼采的人生觀。

在第一時期裏，尼采接受了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對人生取否定的態度。人生是痛苦

的；人類最可憐的劣劣的存在，根本是去積儲，解脫的方法，就在毀滅和或者過度的主義，來揭開生存意志。真正的道德，存於壓制自己，憐憫他人，在別人生存中，發現自我，在自我生存中，發現別人，人我的界限解除，生活艱苦的連環，即無形消滅。但尼采本華這一種人生觀，尼采不久就拋棄了。

尼采認為人生不是求生存，乃是求權力之支配人生的一切，不是生存意志，乃是權力意志。我們對人生不應當消極的逃卸，應當積極的努力。生活的意義，不在壓制自我，而在發展自我，不在憐憫他人，而在戰勝他人。世界必須要進步，人類必須要超越。

所以叔本華消極的悲觀主義，一變而為尼采積極的樂觀主義。

根據這一嶄新的人生觀，尼采不但對於叔本華的道德觀念，就是於數千年來許多傳統的道德觀念，都發生激烈的衝突。

人生的意義，既然在發展權力意志。那麼生活就等於是一種戰爭。在戰爭中間，強者能配生存，弱者自然消滅。這一種淘汰的過程。然而傳統的道德觀念，如像憐憫，同

帶，愛德后，人我合一，都是違反自然，壓倒弱者，扶持強者。這樣，世界不能進步，人類不能超過，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呢？

對於傳統的道德觀念，尼采追溯牠的來源。所謂「善」的觀念，本來是指「高貴」「偉大」「勇敢」，所謂惡的觀念，本來是指「弱小」「醜陋」「柔順」。但是由於歷史的演變，弱者要保護自己，所以把原來的意義改變了。凡是對於他們有利的，就叫做道德，凡是對他們不利的，就叫做不道德。其實道德分兩種，一種是「主人道德」，一種是「奴隸道德」，尼采所激烈反對的，就是這一種道德觀念。如像驕傲、仁愛、謙讓、原諒，都是違反自然的情操，對於奴隸們感覺舒服的觀念；在另外一方面，真正合乎自然的道德，就是權力意志的伸張，強者行動，弱者服從，道德就是龐大的力量，不顧一切的無情和勇敢。

假如有人仍然攻擊尼采「主人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尼采有一個最好的說明。他認為吃羊是「善」，然而在羊的眼光看來就是「惡」。應當不需求善惡的道德觀念

來拘束他吃羊的行動，只有柔弱的綿羊，纔需要一個禁止的規律，假如沒有這個規律，他們也會創造一種規律，來保護牠們。所以真正需要道德觀念的人，不是強者，乃是弱者，不是主人，乃是奴隸。真正的超人，決不受任何人為的道德規律的束縛，他的行動，超出善惡之外。他照自然的條理，發展自己的力量。道德的世界，不能壓制自然的
世界。

道德觀念，並沒有神聖的來源。一切宗教的說明，都是沒有證據的假說。道德觀念，也不起於自然，因為自然本身，強食弱肉，本來是極不道德的。很顯明的，道德觀念，不發生於神，不發生於自然，而發生於人，發生於弱小無能的人，他們的力量不能保護自己，所以不能不要名詞的花頭，來保護自己。凡是相信這些名詞的人，自己不是弱小無能的人，就是受了他們欺騙的人。

道德觀念，也不如康德所說，根據人類的良心。在人類的批評和行動為中間，固然良心佔極重要的位置。他內心中間，似乎常常有一種聲音，敦促他依照道德的規律，

始他不願從，那深這一頓聲音，就要譴責他，痛苦他，使他精神永不得安寧。假如道德規律，不是上帝安排的，不是自然本身的，那麼是否從人類的良心發出的呢？

尼采認為良心不是人類本能自然的聲音，乃是遺傳環境教育習慣創造的結果。一個個先影響不同的人，和另外一個祖先影響不同的人，良心是不一樣的。兩個環境產生的人，良心也不相同，並且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良心，一個性格有一個性格的良心；到底那一個良心是對的，那一個良心是不對的呢？易子而食，折骸以爨，是否還有良心？頓刃坑秦卒四十萬，劉邦欲乃翁一杯羹，是否還有良心？殺人不眨眼，賣人肉包子，是否還有良心？作了這樣殘忍行為的人，他們的良心，並不見得譴責他們自己，然而愚夫愚婦，拜佛求神，一朝失慎，踐踏螻蟻，反可以因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良心的反應，這樣不同，他怎麼能夠作道德的標準？

並且一個人的行動，用什麼方法來判斷他的是非呢？判斷是非的標準靠得住嗎？你說，我的良心告訴我甚麼。但你的良心有什麼權利來判斷呢？你的良心不過是盤問自

己的一部分。假如你整個自己，不能可能，那麼你自己的一部分，怎麼能夠可能呢？假如你整個自己是不道德的，那麼你自己的一部分怎麼會是道德的呢？你憑什麼標準，來判斷你良心的判斷呢？憑你精神上的習慣嗎？然而你精神上的習慣，不過是遺傳教育的結果，為什麼你服從你的良心呢？你的服從，是真的還是假的呢？難道因為你是一個偽君子，所以需要服從你的良心，把軀來遮飾你的罪惡嗎？難道因為你是一個懦夫，沒有勇氣，徹底調查良心的根底嗎？或者你像一個軍人，不加考慮地服從長官的命令嗎？你到底用什麼態度來服從良心，你為什麼一定要取這一種態度？

進一步考慮良心的本質。你作一件道德的事情，憑你自己的判斷，或者你說，憑你良心的判斷，但是你是否曾經考慮：這一判斷是完全純潔的嗎？不是自私自利的嗎？尼采說：「你撫抱你的隣居，對他說些溫和的話。但是我告訴你：你對隣居的愛，不過是你對自己的愛的虛偽表現。」尼采不但反對慈善情操的真實，而且不承認牠有道德上任何的價值。作慈善事業，根本不是爲人，乃是爲己。我們愛別人，乃是想制服別人，

或者引誘別人，換一句話來說，我們的愛，不過是我們權力意志換一個方式的表現。

尼采反對傳統道德規律，最大的原因，就是牠違反自然，壓迫生命的潛力。道德是人生的仇敵，是一切人生基礎的仇敵，道德教我們作什麼事情？反抗我們的本能，摧毀牠們，摧毀生命的泉源，摧毀生命的條件。生命的目的，就是更多的生命。強壯的人，真正的人，愛人生，不怕人生，他愛人生包含的一切，人生的危險，人生的遭遇，人生的眼淚；人生的痛苦；人生的失望，人生的悲哀，和人生的快樂，人生的勝利。激烈的情感，不過是健康活力的符號，牠要衝破入爲的束縛，牠要打破道德的制裁，牠要找尋有價值的生命，整個完整的生命。在一個偉大的人，一切的感情，都是合法的，都是必要的，因爲沒有牠們，人生就無意義了。恨同愛一樣地重要，復仇和憐憫一樣地重要，欲望和貞潔，憤怒和良善，同樣在生命中不能缺少。

所以傳統的道德規律，照尼采看來，不是從上帝來的，不是從自然來的，乃是從人類來的。而且不是從偉大的人類來的，乃是從弱小無能的人類來的。弱小無能的人類，

緊保全自己，所以訂下這些規律，來束縛壓迫偉大的人類。然而人生沒有偉大的人類，就沒有價值，這是意義，所以尼采認為傳統道德規律，是人生的麻醉劑。

這一種麻醉劑，不能取消，尼采的理想一天就不能實現，所以尼采不能不激烈抨擊牠。

學心而論，尼采對於傳統道德觀念的反抗，在歐洲思想史上，並不是惟一的人。遠在三千年以前，希臘的詭辯家卡里克里斯，已經就有強者權力的理論。他認為道德和法律的限制不是發源於自然，乃是發源於知覺。法律是愚者和多數的人造的，來保護自己，反對強者，一切法律道德的規律，都是不自然的枷鎖，強者的人，毫無顧忌，一點沒有良心譴責，隨時可以撕破，充滿是他自然的意志。懷疑派哲學家安納格薩斯也極力忠告亞力山大打破一切的限制。中世紀的哲學家曾經說：「沒有一種事情是真的，每樣事情都可以計得。」此外如靈蘇士，馬希亞維利，對於道德問題，也有相似的議論。法國的盧梭反對近代文化，回到自然。

這一種反對傳統道德的暗潮，在歐洲思想史上，始終沒有斷絕。然而尼采始終是第一人，憑他自己對於世界人生崇高的理想，對於現代社會上一切文化制度思想，都有新新的意見，不但破壞，而且建設，不但局部，而且整個。他對於傳統道德的觀念無情攻擊，但是他攻擊的原因，是用爲他想樹立一種更新道德，因此可以創造更美滿的人生。

處在現在的戰國時代，我們還是依照傳統的「奴隸道德」還是接受尼采的「主人道德」，來做爲我們民族人格鍛鍊的目標呢？

薩亞斯賈的辦法是：

辭。「他把船頭掉轉，離開「父母之邦」，經過黑夜的狂風暴雨，泛游到寥遠的海洋，他達到「孩提之邦」，那兒有超人的虹霓和橋樑！」

第五章 尼采的無神論

宗教，人類生活中心，從最初一直到現在，都佔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古代的國家，

宗教和政治，僧侶和統治階級，差不多打成一片。宗教和政治分家，已爲近代的事。然而宗教的力量，仍然到處表現。哲學儘管進步，科學儘管發明，人類對宗教的要求，並不因此減少，上帝的存在，人類死後的情狀，永遠是解不脫的謎團。

在中國，儒家的勢力，支配了二千年，但是因爲儒家對於宗教問題，沒有適意的啓示，所以到相當的時候，佛教道教的潛勢力，不慚伸張，成了多數人民內心信仰。在歐洲，自從希臘滅亡，羅馬崩潰以後，基督教的勢力，成了歐洲人生活的中心。以後雖然有文藝復興，宗教革命，科學發達，基督教的影響並不因此消滅。

尼采是一位基督教牧師的兒子，從小就在一個宗教氣味極濃厚的環境中生活，然而他却是歐洲反對宗教最激烈的思想家。他對於基督教攻擊的徹底，歐洲歷史上找不出第二個人。如像他說：「一個人要摸聖經，必須帶上手套，纔可以免得弄髒他的手。」又如像他說：「人類兩個最大的瘟疫，就是基督教和酒病。」這和共產黨所說：「基督教是人類的鴉片」，並沒有什麼分別。

爲什麼尼采對於基督教仇恨得這樣厲害呢？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依着重數的次序，分爲三步驟來分析討論。第一步是尼采的無神論，第二步是尼采對人生理想和基督教對人生的理想，第三步是尼采對人類的教訓，和基督教對人類的教訓。我們看在各方面，尼采和基督教，到底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最後我們再分析，尼采的哲學本身，是否是一種宗教，或者包含任何宗教的意味。在這兒，我們先討論尼采的無神論。

尼采是主張無神論的，他曾一再地宣佈：「上帝已經死了！」他說：「近代最偉大的事情，就是上帝死了，可是知道這件事的人，仍然一點不變地照樣進行，好像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一樣。」

在「快樂的科學」中間，尼采描寫一個瘋狂的人，在白日裏，手裏提燈籠，大聲喊叫道：「上帝在那兒呢？我來告訴你。我們，你和我，已經把他殺死了，我們都是他的兇手！但是我們怎樣做的這件事呢？我們怎樣在海洋中口渴飲死？誰給我們海狗把鱈

個天邊都流刷了呢？當我們把地球從太陽那兒分開，我們作了些什麼呢？太陽走到那兒去了呢？我們要走到那兒呢？離開所有的太陽嗎？我們不是不斷地行動嗎？向後，向旁，向前，在每一個方向嗎？到底還有高處和深處沒有？難道我們不是對着永遠變滅在進行嗎？難道我們沒有發現，這個龐大空虛的指示嗎？不是更冷一點嗎？夜不是越變越昏黑嗎？難道我們不應當在正午點起我們的燈籠嗎？不是已經聽見掘墳墓人的聲音，他們正在埋葬上帝嗎？你已經嗅着全能上帝腐爛的氣味嗎？因為就是上帝也要腐爛的！上帝已經死了！上帝要停留着死！我們已經把他殺死了！我們怎樣會得着安慰呢，我們，兇犯中的兇犯？他對全世界認為最魂聖最有力量的，在我們的刀上流血了！誰會把我們的血污洗掉呢？在什麼水裏我們可以洗清潔呢？我們必須要發明什麼解脫的方法呢？難道不就是這個行動的偉大性對於我們太偉大了嗎？我們自己不是要變成上帝，纔像配作這件事情嗎？這樣偉大一件事情，從來沒有人作過！所有後來的人，就因為這個事實，要歸於一直到現在存在的歷史中更高的形式——

說到這兒，瘋狂的人停止說話，再看他的羈衆。他們也靜默，不安靜地看着他。最後他把燈籠拋在地下，碎成片片，一趨走開了。他說：「我在這兒太早了。時間還沒有到呢。」

一切的宗教，最重要的原素，就是要承認神或者上帝的存在。沒有這一回承認，宗教就不成其爲宗教。歷來反對宗教的人，往往都是從形式傳誦功用各方面去攻擊，所以始終不能夠給宗教一個致命傷。尼采對於基督教的攻擊都是從根本下手，他明白大膽地宣佈：「上帝已經死了。」

基督教的上帝，在歐洲支配了整個中世紀，沒有人敢懷疑他的存在，也沒有人採用除了教堂解釋以外任何方式，來證明他的存在。笛卡兒是歐洲第一位哲學家，盡脫傳統的解說，建設別開生面的證明。笛卡兒對於智識的尋求，要想取得一個最可靠的出發點。一切的事物，在他都弄明白清楚，不能有任何神祕朦朧的氣味，他從最簡單的事物，一步一步地推論，到最後，他發現，除非有上帝的觀念，一切的知識，都沒有基礎。其

德特哲學家，馬爾伯朗希和伯爾克烈，跟隨他這一條路徑，認為上帝的觀念，是屬靈和
覺的來源。這一般的思想，對於宗教的傳說，已經完全拋棄，但是他們仍然承認上帝
的存在，因為人類尋求智識的欲望，需要上帝的觀念來滿足。

這一派的理論，後來漸漸站不住，另外有一派去取而代之，前一派認為上帝的觀
念，是以類智的需要為後一派却認為上帝的觀念是欲類精滅的需要。人類求智識的需
管可以不靠上帝的幫助，但是在情感方面，沒有宗教的信仰，就沒有安靜的時間。如德
特所說，甚至對於科學的研究，不僅靠人類的大脑，最要緊的還靠靈魂。霍布士主
張靜學的理論，不在描寫上帝，不在證明上帝，乃在消滅神聖。怎麼樣想像上帝？我們
可以崇拜他。這就是說，科學之期的貓狗，不是發源於人類求知的本能，乃是發源於人
類崇拜的意識。

我們到這一個階段，事實上等於已經承認，上帝的存在並不是人類理智的力量，
而以證明上帝存在為目的。這種存在批判中間互相證明，人類對於世界的觀念，並不靈

要上帝的幫助。不但在智識方面，人類不需要上帝，就是在行為方面，人類也不需要上帝。康德認為人類在道德方面，自己儘可以負起責任，並且只有自己負責任，才是真正的美德。既使智識和行為兩方面，人類都不需要上帝，那麼人類是否可以整個不相信上帝呢？康德認為還是有相信的必要，因為人類都有求快樂的欲求，他們忍不住希望一位上帝存在，他是人類快樂的源泉，他預備道德行為快樂的結果。這當然不是理論上的證明，乃是事實上的需要。上帝的功用，到康德手裏，已經縮減到僅只使人類快樂了。

希萊瑪黑，繼承康德，認為上帝的存在，不是思想的必需，乃是情感的必需。上帝不是可以知道的，只是可以感覺的。費爾巴黑認為上帝沒有客觀的存在，他是人類理想的結晶。人類是中心，不是上帝。人類的價值，就是上帝的價值，關於上帝的感覺，就是人類自身的感覺。關於上帝的智識，就是人類的智識。照費爾巴黑看來，上帝是人類最高理想的化身，是一個無益無害的幻想。

歐洲的思想，自從文藝復興以來，有一個極明顯的趨勢，就是人類的解放。希臘羅馬

高。文藝復興，根本就是對於中世紀傳統思想的反抗。中世紀注重靈魂，文藝復興注重世界；中世紀注重上帝，文藝復興注重人類。人類要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不要外來的力量來幫助他，就算得了幫助，人類仍然不能忘掉他自己的重要。從笛卡兒到費爾巴黑，歐洲的思想家，就算他們承認上帝，他們也不過是利用上帝，來達到人類某類的目的，他們不俱沒有忘掉他們自己，人類的尊嚴，反而因此，更覺增加。

費爾巴黑，把人類與上帝合而為一，已經算是登峰造極了。尼采繼承這一種潮流，還要再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他根本反對上帝的存在，他要人類和上帝斷絕一切關係。人類單獨的行動，完全靠自己，他要充分地生活，創造地進步，自己超越他自己，不受任何障礙不藉任何幫助。這樣，人類才有空馮的究竟會給以尼采這種正式宣佈。——
上帝已經死了！讓殺上帝的兇手，就是我們重慶問！——

照例作學生的時候，尼采對於基督教，已經開始懷疑。他向他朋友多美生有一封討論哥爾士和耶穌傳言多美生表示贊成這一本書，尼采立刻答道：「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

假如你信耶穌，你必須承認耶穌是上帝。後來尼采的妹妹，和他討論信仰的問題，尼采回手一封信，他的結論是：「這樣人類的歧途，就指明了。假如你願意靈魂的安靜和快樂，你就信仰！假如你願動作真理的信徒，你就疑問！」

一直到這個時候，尼采心裏雖然有許多懷疑，對於上帝是否存在，還沒有十分確定。後來在萊布慈有一天，尼采採着鱒叔木華的意志和觀念的世界」的機會，從此以後，尼采舊式的宗教觀念，完全打破。無神論是他終身的伴侶。他寫信給他的妹妹道：「我們找什麼呢？是上帝還是快樂？不是，只是真理！不管他怎樣可怕和惡毒。」

「爲着真理，尼采不能不犧牲他的上帝。上帝死了，尼采更寂寞了，他說：「一位探求的人，需要朋友，除非他還有他的上帝。然而他的內心却已經有另外一種新奇的世界。在快樂的科學的邊境，他說：「我等哲學家 and 自由思想者，當我們接着報告，那位年邁的上帝已經死了的時候，感覺自己好像被黎明照醒了一樣，我們的心，滿溢了說。愛和同情和希望。最後天邊就閃爍還不十分明亮，又展開了；我們的船至少可以說

出海洋，去冒每種的危險；每種的危險又允許給觀察的人；海，我們的海，又在我們的
前面展開；也許從來沒有這樣「開闊的海」存在過。

以後時間越久，尼采對於上帝觀念，越是不妥協的態度。尼采反抗基督教的上
帝觀念，因為牠根本同人生衝突。他說：「基督教的上帝觀念！上帝是病者的神，上帝
是蜘蛛，上帝是靈魂，是世界上最待着的上帝觀念中最壞的一個。他又說：「一位至智
至能的上帝，他甚至不注意他生物明白他的意思——他還能夠算一個良好的上帝嗎？
一個上帝讓數千年以來，無數的懷疑和豫繼續不斷，好像他們和人類得救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他却宣佈最可怕的刑罰，來對付任何誤信他的真理的人——他自己佔有真理。還
能夠安靜地想到人類，在一種可憐痛苦狀態之下，憂愁心志，尋求真理，難道他還不算
是一個英慮的上帝嗎？」他是一位隱藏着的上帝，充滿了秘密。確實他除了用秘密方法
，不到他兒子那裏來。在他的信仰門前，站立着淫亂。當他年青的時候，這一位東方的
上帝，他蔑然仇恨，爲着要討他倖臣們的哀款，他建設了一座地獄。但是最後他變老了

，溫和，仁慈，憐愛，不像一個父親，更像一個祖父，但是最像一個蹣跚老邁的祖母。那兒他蜷縮地坐在爐灶疆邊，因為腿弱，常常發脾氣，世界疲倦，意志疲倦，有一天他太大的憐憫，居然把他窒死了。」

上帝就是這樣死掉了的。從笛卡兒起，上帝已經一部份一部分的死掉了，現在尼采正式宣佈上帝全部死掉。宗教上的傳說，哲學家的辯護，尼采通通拋棄。老年的上帝不能不死，因為他壓迫人生，反對人生，人生要充分發展，上帝就不能存在了。假如宇宙間還有上帝，真正健康強壯的人類，就會不能忍受，他自己不是上帝。

從叔本華的觀念，宇宙間根本沒有什麼全知全能的上帝，一切的一切，存在的基礎，支配的力量，「都由於生存意志」。怎麼樣說生存意志，是叔本華哲學中最重要問題，尼采認為人生一切推動的力量，不是「生存意志」。人不怕沒有生，就怕沒有權力的生，換句話來說，我們對人生能夠快樂肯定，就是因為我們有求權力的意志。所以尼采說：「世界就是權力意志，沒有別的。」世界就像流水一樣。「什麼地方都是力量，

力量 and 力量波浪的遊戲，同時是一個，又是許多，這兒起來，那兒下去，一個無數力量的海，洶湧澎湃，永遠變遷……反而因此更增他競爭的勇氣。

尼采最需要的世界，是一個不完美的世界，一個還在創造過程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間，人類有努力的機會，他的努力是需要的，有價值的，有成績的。人類是主動的，不是被動的。他不能像傀儡一般，聽人擺佈，因為尼采把人類的地位，提得這樣高，所以舊式的上帝觀念，絕對不能接受。事實上很明白，假如上帝對於世界還有支配一切力量，人類儘可以稽首皈依，由他護佈，近代的文化，可以取消，中世紀的文化，應當是我們最高的理想，人類還有什麼尊嚴可言？

所以尼采的無神論，是他思想自然的結果，是人類要求進步超過，不得不然的趨勢。假如我們不接受基督教上帝存在的假設，那麼尼采的思想，就更值得我們注意了。

05059

本書內容述要

叔本華和尼采是近代意志哲學的開山祖師。他們對於近代世界文化，曾經發生深刻的影響。但是叔本華代表悲觀主義，尼采却代表樂觀主義。在初期的尼采，差不多完全受叔本華哲學思想的支配；怎料從悲觀主義演變到樂觀主義，這是世界思想史上一段最饒興趣的過程。陳銓教授留德多年精研二氏的著作。數年前在戰國策上，發表關於尼采論文數篇，曾引起各方面熱烈的反應。此書更將二氏思想，以流利的文章，作系統的介紹。全書約八萬言，分上下二篇，上篇討論從叔本華到尼采，下篇介紹尼采的思想，為中國唯一闡明意志哲學的書籍。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

從叔本華到尼采

生土紙本每册售價 七十五元
熟料紙本每册售價 一百元

(外埠另加郵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著 作 人 陳 銓

發 行 人 陳 銓

發 行 者 在 創 出 版 社

